



乾隆戊戌新年鐫

相城胡芭塘外集
天津王西園校定

珊瑚鞭

穿柳亭藏板

自序

人生有呂為才非才也人謂我才則真才矣然
謂我亦非才也才人謂我則真才矣然
吾嘗上下數千百年往返幾千萬里求一才
子而不得見今欲得一才子而不得一知才
子止才子以立生接踵于其間豈可得哉此
明珠江暗投之所以為多事也小說傳奇類
為才子才子之
位雖其事半屬子虛烏有之

論而殺才則津不置使人生際遇得盡如是
不亦才子之厚幸耶然其殺才也往往出於淡
閨繡戶以不可一疵出偉人僅受知於無能
為殺之女子如何濟乎雖知猷弗知也直浮
雲視之可耳甲午冬日狗友人請改五嬌梨
小說佐珊瑚鞭傳奇因有感於才子之生與
知才子之人爰書數語以揭其旨小新豐山
人胡業宏芑塘氏書於天津蕪幕小巢



序

原夫詩編樂府事同古史之特書曲變詞
家聲德遺音於協律字存廢貶凜直筆
於陽秋表屬初懲等法言于象魏劄文
兼各體綜歲銘誌傳互見剪裁態合衆
情極怒罵笑嬉皆含美刺羗抑鬱于誰語
載笑載言不得志者所為或歌或哭必待

文章大手乃能寫萬物之生苟無仙佛靈光難
與拭千秋之鑑第金元院本陋習既多而風月
良家名篇絕少僅汝參軍蒼鷲冒庸鄙
之衣冠龍豹孤標演淫邪之男女遂令腐
儒掉舌斥文體為佻優似子效顰於度家
之把戲豈但受詞章之辱寔且傷世譽之
心已承友 芭在居士宿飲名夢分彩

笔江東年少頻登大將之壇離下書生屠奪
徑師之席慨寸馬而多蹇悵親老以家貧
詠哀之訣公歎極又其獨往脚下行萬里
路天豈或可寄愁眼中看一輩人夢裡如
聞痛哭誦法律于道存幕底活者子人
貯徑猷于古錦囊中傳之衆口茂才異等
久呼賓客於諸侯國子先生暫館孝廉

于太學係取稔官之舊事衍成游戲之妙
文此珊瑚鞭傳奇所由作也蓋蘓卿玉女本
文字乃結因緣而新柳紅梨玉鴻燕皆成
媒妁淋女則芳蘭亮體才人斯國士無
雙焉歷劫而不磨信兩美之終合蒼俚月
笑一往情深鳳泊鸞飄三生不定逗我生
香不斷沁骨皆甜留君春水綠波銷魂倍
苦聽如來妙諦參慧業于無言讀宋玉微
詞索解人真難得噫嘻水流雲在去能出
於自然石破天驚豈足青丘神勇至於摹
傳彖侯本為烈性丈夫表著忠貞故是剛
腸男子或繪小人不善如見肺肝借描似
骨難礙矣殊鬼魅現地獄友相吳道子啞
爾寫生照水怪形容溫太真棲然閉目

得江山之助儘讓紫萸揮定因負賤之功良
深閱歷也若夫芟夷補綴直疑鬼斧神工
變化彌縫摠屬智珠天巧點竄唐詩宋
白墨暈全銷裁縫蜀錦吳綾針痕盡
滅誇說事增文減宋子京別成一手新出
改移列傳編年歐永叔不能襲十家奇史蓋
納須彌於芥子隱露三長澆磊塊於酒杯
久空四大矣嗚呼五花爨事浮生原是戲
場七發醫人何處能蘊病骨肯傳畫壁莫
悲身後楊雲倘有知音我是江南賀鑄

乳酪戊戌十月望夕鉛山同學弟蔣士銓持

題於京師之離垢方丈中



詩之餘曰詞。之餘曰曲。
元者曾以取本。陳者不
下。數子種來。其可以播
之。管絃。煥諧。梨園者。不
過數十種。何則。九宮之
譜。其理甚細。文。及。才。本。或。偶。得。奇。句。

不能与音律榘諧聽其失
調而不肯改易或音律諧
矣而賓白糾久未能雅俗
咸宜後非完璧吾子桐城
胡子學問森然才情煥爛
于汲古之暇寄憤音律在

律門書舍以兩句之功撰
成珊瑚鞭子韻成成奇攜
以示予開弓披讀蓋用舌
矯弊憤事譜成詢其易名
止錄胡子告予曰德奇非
奇不德舌矯弊與子久之

名禱熨毫森奇趣而此書
之關鍵全在予鞭告此不
名奇者轉失其奇矣予燦
狀其說重披其帙見其布
絡繹聲不穢而茗堂白雪
樓風致較芥子園數種繁

而土之試之歌童笛師森
不合拍真得高東嘉琵琶
精髓非若王實甫鹵廂記
以陰平改易失真也若雍
閣萃止中樞精氣園主久
多陶哉樽題

多陶
陶哉

今年春友人以玉嬌梨命余作
傳奇積懶未捉筆既而胡子芑
塘慨然任之未兩月而稿成出
以質余曰予不善歌曷為我一
顧其誤余受而讀焉不禁憮然
曰夫聲音之道微矣自劉曷宴
樂新書失傳雖歌師板師總不
識八十四調之圖譜近世所守

不惟其序既紊其調不全即所謂曰引曰序曰令曰慢曰近曰犯曰賺曰歌頭曰促拍曰攤破曰大小遍曰轉踏曰轉調曰偷聲曰增減大抵皆傳其名而未悉其義又安能綴其久而盡譜其聲哉然而舊譜具在疾徐高下可以吾意揣度分寸而得之

約其旨趣不過律由調變音由字轉而已向見填詞家平側失宜增減任意排之以硬語動與調乖竄之以新腔復與譜隔是不為拗備即病聾牙耳其取韻也或陰陽不分別閉不辨以致為一二潦倒樂工斟酌吾輩不亦大可慨耶今芭塘以曉風殘

月之才協黃鐘大呂之奏製曲
必按舊譜下字必準舊曲余嘗
取其詞擊節歌之字櫛句比吁
至矣技至此又何間然、而歌
以永言詩以言志作者之意固
又在秦箏趙瑟之外吾猶願讀
是書者之即其詞以善求其志
也夫

乾隆乙未嘉平月念湖愚弟吳
人驥拜題於銅研山房



吾友胡君芑塘以文章鳴於世著作等身間亦寄
情音韻客津門時製珊瑚鞭傳奇一種一時爭相
傳寫各有弁言余亦嘉其命意之精已反覆評隲
之矣茲不具論第以是書之作芑塘蓋應張君靜安
之請而余寔慙愚之芑塘與余為文字交自其壬辰
寄居天津傾蓋如故嗣是昨夕與共閱七年之久
無寒暑間余宅後有隙地畝許先君子性喜貯書
與唐宋以來諸名人書畫尤好客故拓其地而新之
堆石淪泉襍植竹木建老屋數椽為書室名穿柳

亭旁有軒曰朗眺曩者吳蓮洋厲太鴻鄭板橋楊
已軍諸前輩皆觴詠其中芑塘之成是書也亦於此
間置筆研焉猶記甲午冬張君靜安於吳門集老
伶十餘人來沽水欲製新曲因以是題屬芑塘填
詞芑塘難之時則積雪盈堦朔風凜冽余乃下帷
拂榻以壯其興芑塘不飲酒室置一鑪燒松木炭短
童汲活水迭互煮茶芑塘搦管微吟呶：唔：與
簾外折竹聲相酌答夜則一燈如豆霜杵銅街歷
四五度而不知倦每一齣成必與予謳歌再四而稿

始脫芑塘讀書專一雖遊戲之筆其不肯苟於卒
業類如此丙申秋芑塘挈家累返江左丁酉復入都
今春與余同應春官試方謂日常聚處猶得如向
者穿柳亭中竒疑賞析時也而予旋有出宰永安
之役不獨離緒如蠶蠶蝟集手把是書且情不能割
又以長安索觀是書者甚夥爰付梓人以公同好并
綴數言以誌其緣起庶以知余與芑塘之交親固
又在趙瑟秦箏外也

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小陽上浣津門王嵩齡仲
山氏序並書



題詞

填詞作傳百千家流傳寰海供紛披爭織鬪巧撫事
實縱極穿鑿終未奇就中西廂極才艷優伶南北多
異宜琵琶大帙冠詞壇行路一齣人猶疑還魂設想
自奇幻餘情弩末嫌支離芭塘先生知名士文宗屈
宋超儔夷昨歲杏園空看花溷跡津門下董帷讀書
餘暇覽稗史寄情聲調沁心脾偶拈玉嬌梨一編絕
無奇處尋端倪手擎吟鞭兆驪珠神龍變化蟠蛟螭
二十八日雕鏤成一時紙貴抄恐遲題籤卽名珊瑚

鞭意新詞麗猶纖微曲盡人情戲是真嬉笑怒罵皆
箴規楚相衣冠付優孟語言口吻如相遺嗜奇才子
王明府評論再四酬棗梨和聲鳴盛不多有前得云
亭與昉斯今君此編入鼓吹詞林風雅相鼎支

未園張鴻恩題

銀潢左界注滄溟才子乘槎應客星

兄作此曲時高
正客天津

坐紅裯催拍板墨華灑上紫雲屏

珊瑚不羨季倫家三尺鞭絲繫影斜爲引玉驄芳草
路春風處處惹桃花

一枝柔柳縮芳年七字香詞引和箋飛絮天涯吹恨
去梨雲驚夢壓春眠

岐路蒼茫眺夕暉十年塵土素心違感君畫出窮途

影吹縐西風上葛衣

質鞭齣中
奇句也

笑他艸質植麒麟現見冰消莫認真盡把形容付優

孟當場可有汗顏人

心無真賞何勞愛情果憐才怒亦公多謝延陵賢太
史肯將霜雪易春風

文鴛雙引座吹笙休訝詞人太過情祇有溫柔鄉裏
福世間端合讓書生

我來燕地怯春寒手把烏絲忍凍看多少歡愁消不
得雪花如掌撲朱闌

花龕姚興舉題

燕吳千里幻姻緣馬策珊瑚仗一鞭嘗盡辛鹹諳世
味曲師今在孝廉船

紫陌楊枝又柳枝香閨旖旎門腰支何當紅豆生南
國蹴起相思爲和詩

憐才誰識鬢餘琴女俠能揮纏臂金轉恨禮防因藉
口不援嫂溺到于今

綬帶紅銜鳳一雙曲終秋月墮寒窻老來倦倚旗亭
壁聽唱春詞遍曲江

筑澗張裕犖題

珊瑚鞭傳奇卷上

例言

一原書名玉嬌梨。字出杜撰。因思是書之妙。惟賽神仙。令失妻人向蘇友白借珊瑚鞭一事。涉想詭譎。此其奇之可傳者也。故易今名。

一書既改名曰珊瑚鞭。則鞭猶珠也。紅玉。夢梨。皆龍也。婉轉盤旋。缺一不可。原書中因借鞭而訪仙。因訪仙而和柳於紅玉一邊。可謂探驪得珠矣。夢梨則渺不相涉。作當鞭一齒。以聯絡其事。頗見匠心。

一原書滲漏極多。如盧夫人爲白公胞妹。蘇友白爲

御史親姪。前半部並無一語提及。直至十數卷之後。突然說出一則携弱女而南來。一則爲音書而北發。如沙就握。豈非笑話。甚至友白爲李中翰題畫送蘇巡按。竟不知巡按是其嫡叔。現在咫尺。而尚橐筆窮途。蕭條賣賦。何踈漏乃爾耶。至於有德向係蘭友。亦僅於征途中。汎然適值。忽直告以不可告人之心事。尤非情理。其餘背謬處不一而足。今皆一一幹補。實費心力。不敢謂傳奇之完璧。差自許原書之功臣也。

一後園贈金。是夢梨豪俠處。然友白之所以見知於夢梨。在原書係隔牆見其題咏。鑽隙相窺。有妨閫範。

今因質鞭一事。先耳其名。並知有中翰延請一說。然後物色說來。差覺近理。

一填詞與立傳不同。立傳則直敘其事。儘可就一人而反覆言之。傳奇須按脚色。出入進退。先須計其能轉身與否。且亦斷無一人登場。致使精憊神疲之理。錯綜參伍。其勢然也。

一曲調以音節爲上。五音之諧。與詩餘迥異。一句內或有平仄。可以通用者。或有平上去入。斷乎不可假借者。今皆按之南北九宮字。櫛句沫。而又參之元曲中。各名家以盡其變。不敢少有舛錯。

一傳奇爲雅俗共見之伎。詞語科白均須盡善。是書並無過人處。不過一言一動皆設身處地。就當日之情形。細心體貼而出。以求不悖。

一通部原詩俱不甚佳。並無一字改易。非惜墨也。聊欲爲廬山存真面耳。

一是書中迎請復辟等事。皆明史所有。今除太常一人。仍襲其妄。餘則皆宗正史庶幾。我輩立言。不盡爲烏有子虛之論。

一是書多有雷仝處。如楊御史倩人說媒。吳太史又倩人說媒。蘇友白先辭。吳太史之婚。後又辭。楊御史

之婚。且如楊芳求白小姐而出醜。張軌如蘇友德皆求白小姐而出醜。豈能一一演出。傳中皆權其輕重。或虛敘。或實寫。以還其宜。詳宜略之道。然究無絲毫遺漏。

一詞家最忌堆垛。昔人謂琵琶爲化工。西廂爲畫功。彼又何嘗獯祭耶。予嘗謂琵琶尤在西廂之上。是集有一二處。頗以瓣香屬東嘉。觀者不哂其腹笥之儉。則楊子雲知己。卽不必須之五百年後。

一美人芳草立言類。皆有寄托。集中雖不免借酒杯以澆塊壘。處然尚無灌夫罵座之習。

一北曲例用一套。任意增減不得。南曲多不然。然其移宮換羽。亦自有恪好處。今皆博採諸名家。務求和協。不致如玉茗主人之但取其詞之工。絕不問伶倫死活也。

一古人著書。皆欲啟人之善心。而懲人之逸志。傳奇雖小技。意亦猶是。近來則不明此義者多矣。故可傳者。惟琵琶一書。談忠孝耳。是集雖無忠孝之可談。但較之金雀玉簪文於誨淫一事。庶乎能免。

一原書前半寫得熱鬧。後半多草率遷就處。茲於訪舊鞭圓等齣。作迴光返照。非賈餘勇。不欲有頭重脚輕之病耳。

一曲中襯字不能恪當。卽不能被之絃管。往往爲潦倒伶工所改削。可慨也。茲皆斟酌出之。

一上下場詩爲一齣關鍵。往見填詞家多引用成語。於本文全無干涉。亦瑜中之瑕也。今則融會正意。一如四子書之有章旨。節旨。使觀者聞其詞。卽曉其意。至下場詩。用集唐尤爲濫觴。是集本之桃花扇詩。皆自作。其詩韻。卽用本齣詞韻。似亦避熟之一道也。

一是書成於乾隆甲午客津門時。因友人有梨園小部。欲構新腔。慫慂作此。始其事於十月初三。碌碌奔

珊瑚鞭
馳日無寧晷每於燈下濡毫伸紙或日作一齣或日作一二齣或兩三日三四日作一齣至十二月十八日書竣明知急就章無當大雅亦姑存之以俟知我者。

芭塘業宏自識

珊瑚鞭傳奇目錄

甲午冬日編次

卷上

計二十一齣

第一齣

提綱

第二齣

秋興

第三齣

復召

第四齣

女課

第五齣

賞菊

第六齣

約試

第七齣

婚拒

第八齣

邊警

第九齣

托女

第十齣

聞報

第十一齣

才遇

第十二齣

遣媒

第十三齣

詫醜

第十四齣

怒斥

第十五齣

名姪

第十六齣

借鞭

第十七齣

歡餞

第十八齣

和柳

第十九齣

賄闈

第二十齣

婢智

第二十一齣

私覷

第二十二齣

私覷

珊瑚鞭傳奇卷上

桐城胡業宏芭塘填詞
天津吳人驥念湖定譜
天津王嵩齡西園論文

第一齣

提綱

蝶戀花末上

才子

是作者自命處。

千年原有數除却佳人白眼憑誰

顧造物從中偏忌妒幾番又被聰明誤

是作者所以著書處。氣節如今

支不任一領青衫賢士難廻護到得榮歸夫與婦可

憐走遍天涯路

漢宮春西蜀才人自寄居白下念切嬋娟觸怒延

陵太史。褫革誰憐。尋仙遇友。和新詩。好句連篇。遭
奸計。桃僵李代。兩次歎遺賢。淚灑窮途賣賦。幸
鄰家女俠。解贈腰纏。不料春秋獲雋。消息茫然。更
人逢狹路。掛冠去。再訪前緣。真奇遇。加官得婦。南
北慶鞭圓。

蘇秀才辭壻黜前程

白小姐愛才堅後會

女俠士千金濟客窮

老司空二女歸朝貴

第二齣

秋興

引子東風第一枝。生儒服上。三國餘威。六朝佳話。都
歸衰草寒烟。只餘畫裡江山。天教我輩流連。人生行
樂。趁秋到早。付吟牋。且慢提菊艷。楓光丹黃。也不亞
春妍。

鷓鴣天。萬里關山有夢親。十年僑寄歷艱辛。可知
作賦題詩客。終是飄蓬斷梗人。羞珠履。戴儒巾。自
將花鳥認嘉賓。唱酬若得閨中秀。方信人間德有
鄰。小生姓蘇。素慕李太白之為人。取名友白。表字
蓮仙。祖籍四川。原是眉山之後。嗣因高宗南渡。避
難金陵。奕葉相傳。世稱清白。不幸雙親早喪。四壁

無依。祇有一個叔父。名喚蘇淵。現在中朝。官居御史。他又因少年不第。改籍河南。歎介兩世孤單。只

有這點依傍。却又天南地北。人生苦况。到我也至

極無加幾回。要去投他。怎奈小生現在江寧博得

一領青衿。別無寸進。欲待領了鄉薦。那時公車北

上。事出有名。况我已屆弱冠之年。尚未婚配。目下

雖有幾家說合。但我平生立志。以為天下有一才

子。定有佳人。花下談心。酒邊聯咏。纔是家庭樂趣。

因此不能成就。這也不在話下。刻下早秋天氣。西

郊一帶秋色蕭森。倒與我冷落之身頗諧臭味。不

免前去遊玩。則個小喜那裡。丑扮小童上。運氣不

通。跟着個相公。銀錢沒分。衣食難充。既當爨役。又

作書僮。白日裡干呼百喚。到晚來還要伺候出恭。

見介相公作僮。生脩馬。丑那裡去。生只管備馬。問

他作甚。丑不問不問。我就不問。欲下生喚介。還取

我珊瑚鞭來。丑是哉。曉得哉。珊瑚鞭又出現。哉。生

還不快去。只管多言。丑學舌。介還不快去。只管多

言。急下。卽持鞭打馬上。又作擲鞭拴馬。介相公鞭

馬俱已齊備。生狗才放肆。指地上介。怎麼把鞭兒

隨意亂擲。丑微笑。介什麼寶貝動不動。要請了出

來獻世。還要大驚小怪。生怒介狗才呀。你那裡知道這鞭子的貴重。

大石過曲念奴嬌序鵬程萬里縱驪黃牝牡憑誰步上青

犯絕大神通天掣電追風操縱處指鞭介端的仗此爭先堪羨你

視珊瑚看趙壁非奇隋珠何貴這猩紅深處寶光現合惟願

取追縱祖逃共著先鞭。

丑大笑顧生又笑介生這是什麼形狀。丑又笑介

哎哟哟。一條打馬鞭兒偏有許多說話。背介

前腔第一頭顏靨狂言巧辨歎家無些子分明將我欺

騙平日裡裝錦包藏收拾處還怕風塵蒙面。轉介休

怨那碧玉為韉黃金作勒世間珍寶遍流傳。合惟願

取追蹤祖逃共著先鞭。

生狗才好不識貨。我這鞭兒的貴處。那裡是那些

尋常寶貝之比。他原是更進一層先人傳下來的吓。

前腔第三頭休賤想著他宗祖貽留問兒孫繩武阿誰

能撞破樓烟須保護與奕世簪纓同傳無忝那賜玦

誰存遺金何在故家常守也堪羨。合惟願取追蹤祖

逃共著先鞭

丑明白了不必多言了。作拾鞭舉手介鞭子哥。鞭

子老爹。鞭子伯伯。得罪你休要怪吓。

前腔第四真鮮。我加意端詳。留心評賞。百般珍重。溯

淵源。舉起作勢。介宗器美好。捧去陳設香烟。還羨從

此後日食炊珠。登朝載寶。諒他多少儘人便。極情。奚落。合惟願

取追蹤祖述。共著先鞭。

生狗才益發胡說。還不帶馬。丑帶馬生騎丑擎鞭

付生介相公拏好了。假然自不小心。把寶貝跌壞

了。與小人是無干涉的。生多講。丑請問相公。今

日到底往那裡去。生西郊一帶。丑如此轉過馬頭

來。生轉馬繞場。丑急隨介生一去二三里。烟村四

五家。樓臺六七座。丑接說介八九十枝花。場上先

設亭懸翠微亭三字匾。生作到下馬登眺介你看

上得山來。萬象空濛。好一派光景也。

過曲總不離鞭字古輪臺暫停鞭。凭高已涉翠微巔。馬足偏逢健

清涼外樹隱雲開。萬里澄江如練。遙指介看烟火人

家。莽蒼一片。不分高下。入遙天。丑指介那一帶有多

少景致。何不前去耍子。生何須涉遠。循舊踪。一樣林

泉虎關九曲。烏衣三徑。龍潭千轉。勝景早招延。奚囊

便指丑介我收來。還藉你一身肩。

生上馬下山介登眺一番。遊興已盡。不免回去。丑

前面就是陶谷。何不小飲一回。生不消了。

前腔換頭聽言。顧我羞澁杖頭錢。何況此紅日啣山。升
 沉如箭。休賣痴顛。到處把風情低扇。誰是青蓮。酒家
 自便。天子呼來不上船。猖狂莫辨。合好起他歸興悠
 然。飛還林鳥。聲聲催得遊心將倦。景致未搜全。重來
 讌試從花下再揚鞭。與暫停鞭三字作小呼應

餘文生羞說那豔陽天。笑世人翻看得秋光忒賤。難
 道是花裡會無老少年。
 三春桃李懶乘船。獨把秋山一愛憐。收拾本題秋興二字
 如此風光如此月。羨他都載入吟鞭。借結鞭字

第三齣

復召

南子步蟾宮外便服上天涯。何處能容我。起熱鬧如
 花如火。猛回頭一笑付南柯。百計思量都左。

不愛人間爵祿尊。野心留住白雲村。無兒別有傳
 家計。吟取新詩當子孫。老夫白元表字太元。金陵
 人也。官拜太常寺正卿。只因負性迂疎。兼耽寂靜。
 昨見也。先肆虐。奸黨縱橫。因此告休在籍。卜居錦
 石村。中山妻吳氏。亡過多年。他兄弟吳瑞庵。現官
 太史。此人風雅不羣。與我最稱莫逆。只是老夫年
 過花甲。未咏宜男一個。妹子自幼嫁與山東盧副
 使。為妻却。又與歌寡鵠。目下老夫身畔。只有一女。
原書於十數卷之後。總有盧夫人未免笑兀焉有同胞姊妹
 一向並不關情者。况太常由南入都。必於山東取道。即此書之妙妙在處處在人情物理中。其實不過是
 線索在手而已

名喚紅玉。終日形影相弔。所喜他幼嫻內則。頗以淑女自居。女紅鍼繡之餘。刻刻留心翰墨。老夫每日裡。與他唱和。微笑介。倒像天倫中一個忘年之友。只是這樣女娃。豈可失身俗子。所以門楣之選。竟無其人。今日閒暇。不免喚他出來。談論談論。向內介。了鬟可伏侍小姐上堂。

前腔旦上妝臺慵去拈花朵。更不怕花神笑我。貼上

女中書低首費吟哦。學課今朝完麼。

此金聖歎批西廂所云如聞香口如見纖腰者也

見介。爹爹萬福。外。我兒少禮。旦。爹爹呼喚孩兒出來。有何吩咐。外。並無別事。只因節屆早秋。風和日

麗正好大家閒話。旦。孩兒願聆慈訓。外。我兒

過南曲。宜春合。人生樂不在多。好風光天開太和。一番

願養自然成就山林。我况從古老伏傳經。那覺得桑

榆日墮。只是你年已長成。我待要東床選才。指著誰

可。旦。爹爹不必憂慮。孩兒有志。但願永侍親闈。且請

放懷自怡詩酒。

前腔田園趣。鶯花妥等閒情。糾纏為何。略背介。只愁

是女孩兒口吻是正經女孩兒口吻

弱女。那能向宗祖沿香火。轉介。但憑我每日承歡。願

雙鑠。常年稱賀。爹爹你試把東籬舊醅。展着眉鎖。

外。孩兒也說得是。末。急上。喜從天外至。恩向日邊

來啟命。聖旨到。外排香案。取冠帶來。旦貼下。外排

香案。外換衣冠。雜扮內官四從人上。近臣最識天

顏喜。碩輔難教野服終。外跪介。內旨下聽宣讀皇

帝詔曰。朝廷貴裕遠謀。顧問端資俊乂。朕甫膺寶

錄。念切幾康。咨爾原任太常寺正卿白元。游歷兩

朝。勤勞屢著。厭豺狼之擾。入猿鶴之羣。今復爾原

官。勉旃供職。毋負朕懷。欽哉謝恩。外叩首接旨供

奉。各見行禮介。內老先兒。朝廷復用。不亞老廉頗。

重歸趙國。可喜可賀。外學生衰憊無能。只合空山

藏拙。聖恩高厚。又承老公公跋涉而來。惶愧惶愧。

向末介看酒。內王命在身。不便筵宴。老先兒到京

再擾罷。下旦貼復上。爹爹方纔旨意。却是爲何。外

目下景泰皇帝卽位。復我原官。上京供職。旦原來

如此。爹爹恭喜了。拜介外歎介。我兒你怎麼也說

此話。坐下講。坐介外我若仍貪一命之榮。早不作

二疏之請。况現在石汪兩都督專政弄權。楊御史

一班小人趨炎附勢。我這踈散之身。怎生容得。旦

那楊御史。可是爹爹同年楊廷詔麼。外正是。旦他

是爹爹同年。或者還有些情分。外冷笑介。我兒你

那知道那楊廷詔爲人。

又伏此人爲週體關鍵不但伏其姓名先將他反覆言之與他處伏筆又昇

太師引他善騰挪包藏禍問親知曾饒那箇但見你

殷勤酬和祇憑他暗起風波旦難道滿朝中竟無一

人指摘他麼外他頰上甘心留唾是這般衣冠劣貨

與下文反撲旦既如此只不保他便了外你還不曉得你不保他

他偏尋你誰能躲天平奈何我想當日告假回來原

是終焉之志不料又有此一番舉動真個是事逢好

處便多磨

前腔旦待如何愁無那聽親言真難揣摩不必你六

州鎔錯怎當他四面張羅背介我爹爹為人梗直嫉

惡如仇却向鷓班同夥好倩誰消災却禍彈淚介珠

千顆盈盈若波怎能毅化竟為吉遣愁魔

轉介此事自孩兒想來朝命已行萬難抗拒况有

奸人在內倘不應召必然另起波瀾處處伏據孩兒愚見

不如收拾前行再作理會或者聖恩垂念亦未可

知至于遠涉他鄉刻下京中尚有蘇方回年伯吳

瑞庵母舅原是吟朋酒伴儘堪消遣悶懷不知爹

爹有何高見外我也是如此算計向貼介了鬟可

隨小姐進去收拾行李即便起程貼應隨旦下

餘文外東山昨日纔高卧忽從天降下恩波也則怕

舊烏紗貼羞翠螺

好句如仙

直可作北山移文讀

晴一芒鞋雨一簑

携家又上長安道

自來安樂值錢多。
笑煞當年春夢婆。

第四齣 女課

越調祝英臺近小旦上草盈堦塵遍几前事懶回首近來主謝
引子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聲情欲絕

閒煞雙扉來往問誰扣祇存老母孤身新霜兩鬢問天道催人何驟

妾身盧氏小字夢梨今年一十六歲父親原官副憲不幸亡過多年母親白氏係原任太常寺卿之妹只因我家寄居山左遠隔南天一應親朋素無來往現在雖有遺腹一弟今甫四齡此外並無眷

屬一門之內母女相依十分冷落我自幼仰承彞訓頗習詩書尤好那古時伏間義俠女子行事非常往往臨文浩歎今日閒暇不免到妝樓上把女史觀看則個作上樓取書坐看介老上纏向膝前憐少子又來樓上課嬌娃夢梨在此何事小母親請坐孩兒在此看書老是什麼書小是義俠女史老我兒看書是極好的事但那行行之氣究非女子所宜反伏今後還要把那淑女名媛謹身寡過的遺範講究纔是

越調祝英臺女兒家閨閣體情性要溫柔縱德比孟

光才似班姬。誰或縱情閒遊。堪憂。你父亡沒得支撐。只靠我寒門空守。有心事。憑誰匡救。

小孩兒謹遵母教。只是現在有什麼心事。何不向孩兒一言。**老**我兒難道你不曉得。你父親在日。巡

按江西。察吏安民。十分嚴厲。不料那叅劾的幾個貪官。都是現在朝中奸人的黨羽。幾次要來報復。

只因屈在下僚。倘一朝得志起來。豈非心腹之患。

明伏暗應

歎介你看這寡婦孤兒。教我如何擺佈。**小起介**

前腔第二頭聽剖。把恨千般愁。幾種攢擠。做眉皺。恨不

能海上泛槎。天外揚鞭。尋遍父娘的冤仇。**老咳嗽介**

先將夢梨俠氣極力一寫。則下文贈金方不涉兒女之私。必心絕世。閱目好。

小多口。他纔說繡幃休捲簾櫳。怎又胡行亂走。細思量。高堂何計銷愁。

想介有了。復坐介。孩兒到有一計。**老**何計。**小**我想

我們住在此間。隻身無靠。若變生不測。大費周章。

不如往投娘舅。一者老年兄妹。骨肉相依。二則藉

此避難。豈不兩便。**老**兒呀。我幾時不算到此處。只

是你娘舅呵。

前腔第三頭知否。他去年夢想尊鱸。冠掛賦歸休。**小**我

們就尋到江南去。**老**那江南離此二千餘里。况隔着

層疊江湖。汹涌淮河。怎輕易浪使孤舟。還憂。**小**又憂

什麼老記他當日燕臺音書翻覆如今總無信息恨
茫茫怎便尋着鍾山岩岫

小這也不難

前腔第四換頭空守為何不遣飛奴把心事預相求戚屬

往來孤寡周全情真語真妙在全無修飾高東嘉先生得意之筆也况是嫡親姑舅私籌想他忠孝高風

斷不致他辭無受母親那你好傳書切莫要耽擱了

平安時候

老我兒也說得是待我打聽便人寄書前去

老最難防避暗中謀小先向深淵脫釣鈎

老何事眼前愁不寐小雁聲偏報九門秋

第五齣 賞菊

場上正面先設菊花旁設一榻外冠帶領院子上

人生何必厭塵煩剛道還山又出山今日對花沽

美酒試偷忙裡一時閒老夫白元自從供職來京

已將半月素性懶于酬酢且喜這太常寺是個閒

曹倒可自適今日因菊花盛開特請蘇方回吳瑞

庵兩君同賞怎麼還不見到末扮蘇御史小生扮

吳太史引從人上各通報敘坐介末小生太常公

榮復入都弟輩尚未接風怎麼先來取擾外休得

客套不過藉此敘舊只是冷官薄酒指花介只好

借他作個主人。出口便有冷趣末小生如此主人自是清雅。弟輩

皆折腰之吏。未免對之汗顏耳。一路科自入神入化須看其徐徐說來絕無痕迹處外好說。向小生介

瑞庵何以連日不見小生。再也不要說起。前日要

來。因李念齋放了江南提學。大家在陶然亭小餞。

昨日是被老楊拏一篇送汪都督的壽文。叫弟改

削。那原本一句也用不得。又不便盡行塗抹。頗費

心機。外笑。向末介。聞得老楊近日依附石汪兩都

督門下。十分得意。眼見得陞遷不次。貴衙門與有

榮施。可賀。可賀。末笑。向外介。他是太常公同年。蘭

譜之榮益發。可羨。各大笑。介小生今日雅集不可

談此俗事。外正是。向院子介。看酒。院排席。外安坐

介。淨扮楊御史冠帶領從人急上。舊人不識新來

事。冷巷偏教熟客過。闖入介。向外介。好好對此名

花招邀上客。怎見得小弟就不是雅人。不蒙見名。

冷笑介。不才也忝在同年。未免有些厚薄。向末小

生介。為何二公也不知會。衆今日之事。原是不期

而遇。爭沉吟介。忽笑介。好個不期而遇。大家同坐

罷。外安坐各飲介。外諸公聽啟。小弟今日雖非佳

宴。但有花有酒。不可無詩。大家分韻而吟。不成者

罰依金谷。若談及朝政者。罰數倍之。末小生甚好。

〔淨〕白公先前並無此令。怎麼見弟一到。就要做詩。難道要奈何小弟嗎。〔外〕不是這等說。先前尚未入

席。故未出令。〔末〕小生既然主人高興。我等自當效顰。但不知什麼題目。〔外〕題也不必太難。就是賞菊

罷。〔末〕小生好。〔淨〕二公就做。小弟也不做。〔外〕酒令森嚴。豈容故抗。各設筆研。〔淨〕拉。小生出席。打恭。〔介〕昨

日有勞大筆。汪都督十分快樂。小弟說出自太史。〔淨〕

公之手。將來一定青目。〔外〕持酒向淨。〔介〕該罰了。〔淨〕

為何要罰起來。〔淨〕挑不飲。小生笑向外。〔介〕這事還

有些牽連着筆墨。免罰罷。〔淨〕妙呀。〔外〕只是太便宜

了。各入席再飲。〔淨〕拉末出席。私語。〔介〕蘇公可知道

汪都督的妹子。不日冊封。他就是椒房之戚了。那

東郊外有膏腴民田一處。他已經佔奪。並無入敢

來爭論。我衙門中那不識時務的朱英。偏要參劾。我

說過兩次。全然不理。弟知朱英與蘇公相好。何不勸止。汪都督聽見必定把兄優待。擊冠笑。〔介〕你

我這紗帽都永遠保住了。〔外〕持酒急上。執淨手。〔介〕如今該罰了。向小生。〔介〕太史公這裡面的筆墨。又

在那裡。〔小生〕笑。〔介〕楊兄罰了罷。〔淨〕眼。〔介〕白公不要太執。你我做官的人。全靠世途熱鬧。不如除了。

所以見前半埋伏之妙。

權臣羅織人才往往借此入手。

我聞此語心骨悲如此文情不知作者從何想出

針鋒相對冷氣逼人

作者至此淚下如注

這令暢談暢談外小弟是極冷的人。不慣熱鬧。還

請受罰淨我有一肚皮好話。正要發揮。這酒那裡

吃得許多。不罰不罰。外變色置酒介如此小弟詩

也不做了。淨取酒大叫介這倒該罰了。衆為何淨

他是主人。出令難客。詩不成者。罰依金谷。他如今

不但不成。並且不做。如何不罰。末小生他這話不

過說說而已。淨冷笑介小弟先前也不過說說而

已。遞酒外立飲介淨還要加一大杯。又取酒外又

飲介外諸公少坐。小弟略息片時。徑上榻介淨怒

向末小生介二公請看。這老兒如此可惡。末小生

他連飲兩大杯。想是醉了。等他歇歇。我們到東軒

踱踱去。同虛下貼持箋上元戎。令出幾成關。娘子

軍來暫解圍。我媽素適。繇小姐聞得老爺與楊御

史老爺為做詩爭競。恐起事端。因此打聽詩題。代

作一首。着我送將出來。還有一柬帖兒。與我老爺

看的。瞧介原來一個人睡在此處。低喚外驚醒介

是誰。貼是了鬟。外你來做什麼。貼有書在此。外接

介賓客滿堂。快快進去。貼是還將東閣事。報與北

窗人。下外持箋起坐介衆上末倒是東軒比此地

還覺幽靜。何不竟在那邊小坐。小生想為地方偏

爪耳淨見外向末小生介你看那老兒又起來了。
末小生不必管他。我們倒把今日之局完了。為是

各歸位復吟介外

凡讀書者試掩卷深思此刻太常應作何語乃知作者之妙古人云杜詩工於發端
商調高陽臺如此情懷拚將一夢何處朶雲飛到看

良然詩介原來膝下嬌娃暗中為我題糕又出箋介還瞧

他說人心叵測須慎也點首介這番話似棒喝鐘敲

也罷拏去塞塞白罷下榻介獻同袍我不但把鶴聲

竊取更免親抄。所以起疑處在此太常已告還破

作到座介諸公有罪小弟先來獻醜出詩眾看介

末讀介紫白紅黃種色新移來秋更有精神好從

籬下尋高士慢向簾前認美人處世清閒多古意

傍予疎冷似前身莫言門閉官衙寂香滿床頭已

淡句妙呀淨妙是極妙的小弟有些疑惑末怎麼

又疑惑起來淨他在那裡睡覺並未構思如何就

有了詩呢末你又來

前腔休攪他雄似應劉光如李杜登壇舊許詩豪

便洋灑千篇興來尚免推敲何况這幾句呵寥寥他

歡場那屑徒自苦出心血心血二句真寫盡詩人艱澁之狀向故紙遍搜新料笑吾曹

把枯腸索盡皓首頻搔

淨蘇公左袒弟也不爭只是他才大不用構思難

道連寫也不用動筆麼。笑介小生二公不必爭論。待我看來。看介呀。

前腔頭換思巧。籬下高人。簾前美女相參。更見丰標粉。艷花香。那似他瘦島寒郊。微笑介蹊蹊機關未必人共省。不由得不暗中調笑。向末淨介慢啐叨只閒評局外究底根苗。

淨吳公一笑。更有別情。若不明言。請先受罰。小生待小弟直說了罷。這首詩倒像是舍甥女做的。淨向外介此話真麼。外小弟也不敢欺。實是小女代筆。眾重看各贊介。淨私向外拱手介不想白公有

如此才女可敬可敬。多少年紀了。外十七歲。淨曾字人否。外尚未。淨白公我看令媛的才情。不但如今罕有。就是古來

前腔頭換稀少。縱文物江東風流道。蘊何曾替太傅捉

刀那蘇氏迴文。怎比他對客揮毫。自指介不但我庸才自覺甘袖手。指外介也還怕壓倒着老香山名號。巧極

背介轉心焦。怎能勾與豚兒作配。賦比桃天。末小生起介。酒已盡興。有此佳咏。我們的拙句。可以不必續貂。大家散罷。淨正是。各從人上。喝道領

下外吊場介。今日一場好事。幾乎被老楊這厭物

吵壞。取詩笑介。我孩兒這一首詩。倒是一陣陰兵。趕散了眼前的魑魅。不免進去同他說說。

欲向紅塵一避囂。

去來無定客如潮。

下場總從本齣生意藻不妄抒。

叮嚀寄語黃花道。

如此狂蜂莫再招。

第六齣

約試

仙引子

探春令

副巾服上

人間最苦是棘闈。笑書歎偏

喜。我聞風魂已隨風失。怕沒箇招魂計。

在下非別。乃是江寧縣一箇附學生員蘇有德的。便是方纔爲何說這幾句。只因在下頗有家財。專好尋花問柳。前日嫖一土妓。被縣尊拏住。押禁班

房。費了天大的人情。纔弄得發學戒飭。不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剛到學前。恰聽見門斗說道。學台現已行牌。不日按臨此地。我一聞此話。魄散魂飛。就好比在縣堂上打了三十大毛板。還覺得敲筋動骨。到家裏一日不會吃飯。一夜不得安眠。我想這領衣衿原非好物。考掉了倒也有趣。歎介。只是先父素慕虛名。費盡心機。纔替我把這功名幹旋到手。若和根拔去。未免貽恨九原。所以年年打點保得住。箇三等落末的名兒。也就算榮宗耀祖。如今事又發作。愁介。無可奈何。猛然想起那同姓不宗。

又將下意先反伏一筆

原書蘇有德憑空而山殊覺鶻突且既稱相好旋又假冒更無情理作者添此一詞通

的蘇友白他是縣庠中第一飽學一向與他相識

體乃有根據真無一處肯浪費筆墨也

不免商量做箇連號或者得逃大難有理有理雅趣行

介打道前來閒人都站開非官府是秀才如今逢

考要安排假然碰倒先圖賴假然碰倒先圖賴笑

介閒話少說來此已是不免叩門叩介

引子醉落魄生上朝來自拂烏皮几書香花氣淡中

消息閒中味剛捲珠簾剝啄已頻催

是誰叫門開門見介原來是訥齋兄請進敘禮各

坐介訥兄為何光降副一來多時不見特來領教

二則我輩難又臨頭要求超拔生此話怎講我輩

有什麼難那副蓮兄還不曉得生何事副小弟昨

在學前聽說新學臺不日按臨了皺眉介這李念一應

齋為人嚴而又嚴刻而又刻只怕是秀才的對頭

生笑介原來為此訥兄呀

仙呂望梅花你莫聽那流言起校核嚴如斯已矣誰

作秀才能逃大小比問同儕何須先皺了雙眉輕逗

副你倒說得自在我這眉毛也不是輕易皺的所

以向來會做過幾句口號不免請教生願聞副作

勢讀介眉皺關乎喜怒自有天然時候生什麼時開口便趣

候副一年四季常開要做文章便皺生我們讀書

人那有不作文章之事。副何曾讀過詩書。只恨阿

爹太謬。生怎麼恨起阿爹來。副他一心要充做斯

文。把我的衣衿成就。生這秀才原好呀。副苦介有

什麼好。不是秀而不才。定是才而不秀。生怎麼講。

副嚼搖嫖賭皆通。只怕這寬衫大袖。生寬衫大袖

有許多氣槩。為何倒怕起來。副先前原當做張道

士的一張護身兒符。到後來反弄成了孫猴子的

一箇緊箍兒咒。生為何。副教官刻刻生波。學院年

年作鬪。生什麼作鬪。副他未來先就頭疼。考了又

嫌口臭。生怎麼又口臭呢。副笑介我的蓮兒。難道

那幾句狗屁文章。不從口裏滴溜。生笑介休得取

笑。副指眉介所以眉毛一皺起來。倒像多年當舖

裏的估衣。就是熨斗也熨不伸他的老縐。各笑介

生果然奇妙。可稱雅謔。但不知訥兄此來何意。副

吞吐介生既蒙下顧。但說不妨。副又笑而不言介

生不妨賜教。或者小弟可以代籌。副起揖介荷蒙

不棄。只得實言。小弟欲與蓮兒打箇連號。得了題

目。代作一篇便了。生驚介這却使不得。訥齋兄你

可知道朝廷立學的本意。

醉羅歌

醉扶祖宗考覈為人才計。經生誦讀把聖賢

從大處立論有闕世道人心非同淺解但作者習中有無限塊壘藉此發揮不

知是淚是血是筆是墨

期更有寒儒藉作進身媒也須留下了真才地况如

今的文章呵皂羅袍超增補廩何嘗要伊掄魁奪解何

曾靠伊無煩打算摹風氣副蓮兄不必作難小弟自

當圖報生這話益發可笑了排思圖報心更鄙我蘇

蓮仙呵安貧志豈在朱提

副這是什麼緣故呢生君子懷刑不肯以身試法

耳副背介這小畜生如此可惡即使再談也是無

益恨介我看你得意揚揚自有一日撞在我手裏

我再與你算帳轉介蓮兄既不周全就此告別正

是未逢使者來催命先被書貳嚇斷魂下生笑介

你看這厮腹內本無所有平時又不用功到今日

恁般光景我想人家做父祖的

餘文教兒孫須度已切莫把假斯文招牌掛起也須

知設法彌縫難到底

十載芸牕理舊詩曲高和寡莫嫌遲

杏花紅雨桃花浪纔是鶯遷出谷時

第七齣 婚拒

末冠服領院子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

二三下官蘇淵只因前在白太常家賞菊被楊廷

詔闖了進來一番炒鬧末後又見白小姐的詩句

把許多事一筆消捺其妙有二蓋白公

就要聘與他兒子楊芳為妻。適有吏部王國謨薦出塞原為拒婚而起。此處不敘述明白。便無來歷。但據本傳大勢而論。與蘇友白爭白小姐者。張軌一廖相士來京。他乘機送到白太元家。盛誇他兒如也。後面和柳及賈必須出相。此刻楊芳若再登場。未免有碍下文地步。宜詳宜略。作者通盤打算。而後落墨。使至此若矣。文亦簡明有体。

庵將他父子同請到家。只說吃酒。就是太元作陪。原要窺伺那楊芳的才具。誰知竟一竅不通。白太元比時出一飛紅送酒之令。這也還是件容易事。見他就抓耳撓腮。求一成句而不可得。並把弗告。軒告字讀作本音。豈不可笑。這白太元已經窺破底裏。那楊廷詔尚且妄想天鵝。又托下官為媒。必期成就。你想白小姐是箇才女。如何肯嫁此頑夫。

下官就知道是沒分的。但他囑託殷殷。不便不為轉達。昨見太元。纔一開口。即為攔截。並叫下官回覆。須索前去。向院子介吩咐外班開道。到御史楊爺家說話。院下從人上領行作繞場到介。雜啟爺已到門了。末通報雜門上那位在家人上。是那箇

雜蘇爺到家人稟介。淨冠帶上有請。進見敘坐介。

淨年兄遠來。想是小兒親事有准了。末再休提起。

仙呂入雙調過曲

桂花徧南枝

桂枝香

承君台命。甘充媒証。多

先輕輕着筆

方說合周全。要把紅絲牽定。只白太元呵。道孤寒不稱。道孤寒不稱。鎖南枝况他孩兒失母多年。成就了嬌

玉環 三
娃性只合向山野人聯兩姓。若是大家緣。懶承應。
前腔淨他自居何等。非真恭敬。我同他出入朝班。便
是孤寒何病。况他是上苑攀花。我孩兒也忝向蟾宮
折桂。恰冰清玉潤。恰冰清玉潤。况中郎女既多才。自
閨訓多奇行。休太謙須早定。向末拱手介我只得把
冰人再延請。

未搖手介此事據小弟看來。也不必再說了。

前腔無須重問桃源仙徑。他胷中百折難回。便萬語
千言誰聽。他還有一件心事。歎無兒暮景。歎無兒暮
景。只閨中弱女相依。離別難投贈。年兄我想你是當

朝豪貴。誰不願與你結親。何必又去求他。遍豪門皆
可聘。也須知是姻緣總前定。到此絕實實說出

淨冷笑介。年兄說那裏話。難道他女兒嫁了別人。
就終身在家不成。只不過推托而已。怒介

前腔這乖張情性。又言談作梗。連蘇公出求外任亦於此處伏下難道你斯文骨肉相

關。竟不怕朝臣威令。笑欺人太橫。笑欺人太橫。殘花

弱柳無依。怎當得風霜勁。早回頭須自省。跌足介你
若見機遲。恐爭競。

末年兄也不必動氣。婚姻大事。原要各人所願。小
弟告辭了。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從

人上喝道下淨你看這白太元如此可惡。屢屢把下官不放在眼裏。你既不允姻親。前日就不該叫瑞庵請我父子考試。難道是燥我的虛脾嗎。我若不在你面上顯顯手段。你那知我的利害。白太元呀。白太元。好教你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下

第八齣 邊警

北小惱煞人副番粧也先丑扮先鋒雜執旗吶喊剛

出場斜排隊五副執鞭指唱介又只見雲封關塞朦

朧萬里黃沙聽雁唳引起笳聲雨。風鼓蕩攢着

咱倉皇駐馬。

丑回稟介啓帥爺。此地離關尚遠。雨勢已大。不如

扎住營盤罷。副待我看來。衆轉場立住副望介

么篇驀地裡村煙四起。只一點殘燈閃爍欲夜。那前

途問他何處轄。莫教驚怕大隊裡。須認着咱。

指介前面甚是寬敞。就此扎住營盤者。衆吶喊繞

場扎營席地坐介副屢向邊關立戰功。不須成敗

論英雄。試看當日飄殘血。塞草青黃盡變紅。自家

也先是也。只因前度與兵虜。回正統留居我國。意

欲講和。不料景泰登基。不思迎請。今奉我主之命。

再與問罪之師。衆番兒合嘎副須要小心合嘎丑

悲婉清圓元州之勝人者以此此殆過之

抵一首唐人征戍詩

五語畫出邊關景象如讀古戰場文

請問帥爺前次交鋒是何光景副先鋒听者

伊州遍起舞唱介為憶舊時在陽和戰伐俺一彎弓

總括明史銘液而成妙在隱寓褒貶誰謂傳奇乃小技耶

那矢都穿七札丑中朝豈無戰將副怎麼沒有吳浩

寫得戰將如此狠狠

宋瑛朱冕等輩他自負能攻奪被風吹雨打可憐身

似殘花丑後來呢副不多時又重開戰燾斬却孫祥

把芻糧士馬都洗刷丑笑介這倒好耍子哩副俺那

為着貪耍拋不下旋乾轉坤一番鞭撻

丑好威風呀但正統既虜為何又留在營中副這

却有箇緣故

么篇只為着伯顏保護向營前高叫叫那顏切莫行

逼真元人衣鉢東嘉遜其豪邁實甫讓其雄勁玉茗以下不足言矣

擅殺丑難道帥爺就依他不成副不是我要依他俺

也因親身覷着的紅光幾處時或罩定官家丑原來

如此但不知他君臣們怕也不怕副他何曾怕叫袁

彬仰視說歸期有兆只莫暫告了巡狩假丑既如此

奇句傑句

他朝中為何又不迎請呢副笑介那僚宰戀新闕忍

着媿恥無意迎他

丑如今帥爺前來知他怎麼樣哩副這倒不怕

尾聲他貪生怕死隨人罵俺先聲到處也難招架我

待要拏住箇不出頭的人兒把話打

眾叫賊繞場下

第九齣 托女

外冠帶上十載何曾一刻閒。風塵碌碌鬢毛斑。九重昨日恩三錫。又逐孤臣出漢關。下官白元昨奉聖旨。同刑科給事中李實出塞迎請上皇。先只當是朝廷恩意。隨有吏部郎中張觀來說。此事仍係楊廷詔作祟。他道我必難應召。若肯允其親事。尚可挽回。我想朝廷被虜。做臣子的。也就不該安坐。雖是奸人的詭計。老夫此去。畢竟是人臣職分之常。况番寇又興。問罪之師。若再推延。難免貽羞百代。所以當下就辭絕了。只是如今的時勢阿。

北雙新水令幾年征戰起沙場。歎蒙塵故君飄蕩文

臣吟暮雨邊帥卧斜陽。酒煖花香他風月好。自評賞

到今日時危勢迫無可奈何。纔叫老夫前去。

駐馬聽萬里倉皇鼙鼓叢中充魏絳一番擾攘琵琶

聲裡算王嬙我和戎不是為姓名揚迎君豈要把功

勞賞心自想孤臣且藉此抒葵向

我想邊患之生何代蔑有。就是這幾箇臣子。流芳遺臭。各自不同。你試想這一路的古蹟。

沉醉東風喜的是蘇武廟出雲軒做羞的是李陵碑

卧草荒涼我捧節尋持麾訪弔殘魂酌酒焚香何處

悲風喚斷腸。好與他把心上事從頭細講。

只是我去便去。女孩兒的事。那楊廷詔必不忘情。須要安頓妥當。

雁兒落。倚恃他羣狐酣暢淋漓威勢強。欺負俺倦鳥難相抗。要

成就這轟轟烈烈身。少不得勾掉了冤魂帳。

不免喚女兒出來商議。元人亦當下拜喚介旦上思家饒舊恨。出

塞起新愁。見介爹爹那迎請上皇的事。去也不去

外怎麼不去。旦我看爹爹行必扶杖。髮蒼視茫茫如

此高年怎生行役。外這那裡說得起。

得勝令說什麼雙鬢髮蒼蒼。說什麼兩目視茫茫。說

什麼門內扶鳩杖。孤身客路長。荒唐那前事憑誰想。

淒涼歎。今番祇自嘗。

但自孩兒看來能設法不去纔好。外豈有此理。却

不道古大臣以身許國。公尔忘私。國尔忘家。

喬牌兒不能教事來。心膽壯。須想着平日大烹養。那

忠奸為國。只分在公私上。須要把一身先自忘。

只是撇你不下。若送回去。未免路遙。若送去山東。

依傍姑娘。他又是一門孤寡。左思右想。只有你娘

舅可托。不知你意若何。旦爹爹若果要去。安頓孩

兒也只得如此。小生官服上即此便上省却無限手脚未向公朝求補救。先

玉玉草

文能生情。廉當以慨。

三

來私室看調停。見禮坐介姐夫。你可知這迎請之命。出自何人保薦。外我已知道了。小生昨晚蘇方回到弟處。憤憤不平。說只要姐夫出一紙病揭。他衙門中自行檢舉。就可另薦。旦如此甚好。外搵手。介這也不消。小生爲何。外

滴滴金這都是親戚關情。朋儕垂顧。消災分謗。雅誼出吾黨。只是我白太元。敢惜着衰朽殘年。眼見着聖朝弊政。甘心推讓。我平生誦詩書。只爲着此日趨蹌。小生點首。介姐夫忠肝義胆。小弟素所傾佩。只是這番計較。原是大家的公道。並非你去求他。或者

於臣節上。尚無妨碍。外雖則如此。

折桂令你叫我說愁。侵肺腑。病入膏肓。却爲何坐燈。

前檢點金樽步花間。料理奚囊。縱旁人。不講也。免不

得把誤家國的庸才。自轉柔腸。論主德。他不是徽欽。

模樣做臣子。怎學着檜高行藏。口裡商量。心裡思量。

卸了朝衣。換了征裝。

小生姐夫所見極是。但事勢至此。難以久停。昨日

蘇方回說他也。乘此討箇外差。出去小弟也就告

假。南回了。外明哲保身。聖賢所取。只是小弟還有

一事奉求。小生何事。外指日。介就是小女無依無

靠要寄在吾兄膝下。並替他選箇門楣。以慰遠念。

小生這箇自當效勞。外如此受我一拜。小生不敢

同拜介。外念小女呵。

錦上花盼家山遠。水長江靠姑媽。寒門冷巷他子子

嬌娃有誰依傍。只算着骨月情親。是在渭陽可憐我。

曙後星孤。煩君支掌。

么篇減去了悶懷拋撇了思想。豎立昂藏成全忠讜。

縱不能效法前賢。裹尸疆場也一任這老邁殘軀何

方去葬。

孩兒你也過來拜了娘舅。從此就算父女相依便

了。旦淚拜介。小生不消外。我兒呀

碧玉簫你平素賢良。君父兩匡襄。今日倉皇離別慢

悲傷嚴親邊塞忙。舅家恩誼長。勞撫養你只當做親

生樣。免得我人去了頻回望。

小生姐夫不須牽掛。不日功成受賞。生入此關。自

可留名千古。外這箇那裡算得定。今日吾兄就在

後堂小酌。晚間起人不見。便可攜帶小女到尊府

去。老夫明日就起身去也。

鴛央上離亭煞。聽征鴻處處音。嘹唳酬和着金

風陣陣聲飄蕩。易水自生寒。人老心偏壯。僕幾

為私處正為公非尋常兒女情長也。

放聲一哭淚傾何止十斛。

一番。一番。一番。酸。

省筆

省筆

鴛央

丰骨稜稜

離亭

名句

名車一輛不是笑圍打仗你看我行李未登程孤懷已前往

外 萬里烽烟萬里忙

旦 一家星散一家傷

生 功成自有生還日

合 再向樽前話短長

第十齣 聞報

正宮 燕歸巢老旦上怪底心頭日似焚添聖夢減精神

神 小旦丑隨上加餐頻勸白頭親人逝水事浮雲

老旦 我兒我們前日打算往娘舅家去隨後聞他

起復已會差人到京問候怎麼不見回來小旦想

是去人生疎一時找尋不着亦未可知末扮蒼頭

急上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見介老旦蒼

頭回來了末回來了小旦你見舅老爺麼末夫人

小姐容稟江月臨一到長安問信白爺不在朝堂二

旦那裡去了末回頭打听向何方二旦怎麼講末

持麾迎太上獨自去番邦二旦領了多少人馬末

此是文官勾當並無弓箭刀鎗二旦他家眷呢末

一家大小信茫茫老驚介可知道幾時回來末哎

喲夫人那功成須有待未許問還鄉老旦驚倒坐

上小旦丑扶救介老歎介

商調 金梧繫山羊 金梧 我聞言早斷魂世事難憑信

過曲

金梧

白公出塞後文勢便覺難于聯絡若重將白公塞外情形

瑛玷靴一寫易與托女雷同若置之不問則後此回來亦嫌其哭且盧夫人既有打聽相依之說矣何又置之高

天怒誰干親戚偏同運我防着虎豹羣他闖入豺狼

陣孤苦零丁兩下裡無人問羊山坡合酸辛盼衰年出

玉門殷勤祝蒼天相吉人

小旦母親且免愁煩我想此行雖極危險但娘舅

是有膽有識之人或者藉此成功亦未見得

前腔你且支持老病身強自排孤悶失馬堪傷禍福

難憑準只憑他侃侃爭也強似堂堂陣那萬里封侯

誰先把班超認合酸辛盼衰年出玉門殷勤祝蒼天

相吉人

老旦技淚介事到如今也只得聽之大數只是我

這一門孤子又把前文一連從今益發無依了小旦還是打聽娘

舅的消息又把後文一伏一有好音大家都有着落母親且免掛

懷老旦向末介你也辛苦了後邊歇息去罷末是

老旦悲介天那這話怎生說起吓

尾聲忽聞邊報耽餘恨小旦倩飛奴再探烟塵合歎

從此魂夢常牽出塞人

老旦本欲消愁思遠信

老旦傷心好倩天中月

小旦誰知信到轉愁人

小旦常照邊關一箇臣

第十一齣 才遇

末外副俱中服丑扮童子肩食盒酒具上衆蓮兒

趙行

南呂此詞專在用韻字押險妙在穩而新秋夜月生上春又闌欲把殘春絆倩垂柳烟絲

過曲此老滿懷秋氣不覺借題吐露筆妙語妙作留春線那知道頻催春去是歸歸雁向春風緊喚

把春光暗換

眾蓮兄你看我們昨日纔完考事神思昏昏今日

之遊愈加高興前後一影莫作閒文副不要高興明日就要出案了

休得取笑那前面已是靈谷寺不免趙行前去眾

是文社留殘興花宮寄遠情下

前腔小生冠帶上心自閒依舊春風便人與鶯花似

成姻眷關情待要年年見他飄飄欲散我殷勤一餞

我吳瑞庵自白太元出塞蘇方回得了湖廣巡按

之差下官本欲引身况紅玉寄養身邊久住京師

究竟不便所以决意告休且喜到得家來諸凡自

適今日無事要到靈谷一帶餞送殘春但這樣打

扮未免為山靈咲耳小厮取巾服來內取換介

商調過曲梧桐樹紅塵耀服冠休向山靈炫布襪青袍真

面廬山見那謝公墩惜滄桑變江令門羞花鳥幻我

待要遠上寒山石徑都穿徧把松花竹粉當先生饌

下場上先設老梅懸占春軒匾額維扮老僧領生

眾上相公這裡來生眾遊介副讀匾額介占春軒

衆果然好幽雅所在。指花介你看三春將盡。這老

梅尚如此豔麗。真真稀罕。向生介蓮兄。這是爲你

發大魁之兆了。生豈敢都是大家的吉兆。衆但是

這樣奇花。蓮兄賦手文心。不可不留題幾句。生諸

兄請首唱。小弟自當繼聲。衆休得太謙。生如此待

小弟拋磚。副笑介梅花雖稱鐵榦。究係木本。蓮兄

的磚。須要輕輕慢慢的拋。不要把花打折了。衆你

又來油嘴。生有僭了。取筆研向牆寫介諸兄呀。

前腔。你道他春魁獨占先。丰韻寒時見。怎知道歷雨

經風。還自精神健。綠楊枝外花如茜。紅杏叢中香更

遠。似此風流。纔當得花神薦。笑茶蘼浪把春光殿。

生停筆衆剛看內叫介老師父有貴客到快去接

待。僧慌向生衆介相公且請到外邊隨喜罷。衆怒

生勸介這原是和尙的衣鉢。不須較量。我們到寺

門前綠陰下。席地而飲去。同下僧領小生上大老

爺。這是占春軒。小生四望作見花介好奇怪春色

已闌。花魁如故。真是寶刹中的祥瑞。僧不敢是大

老爺的佳兆。小生又見壁上詩讀介瘦骨清心古

淡姿。晚春留住一庭詩。有香贈我魂消矣。無句酬

他酒。謝之雪壓倒疑過孟處。月昏還憶嫁林時。對

冊胡便

卷七

三

花想見閨人品。妾視天桃婢柳枝。妙呀。

南呂過曲。瓊窗寒好飛來壁上。新篇豁雙眸。歌幾番。魂消酒謝。丰致嫣然。怎麼後面沒有名字。你才華似錦。心思如繡。為何不把芳名顯。且住。你看墨跡尚新。必是方纔寫的。淋漓墨瀋。未曾乾。料得人去非遠。

再看介。我想這樣美才。豈可當面錯過。但不知他

是什麼樣人。不免問這和尚。向僧介和尚。這壁上

詩是誰做的。僧是方纔一少年相公做的。小生他

怎麼不寫名字。僧他剛剛寫完。聽說駕到。就迴避

出去了。小生如此。只怕還在此地。僧他們携有酒

肴。大率就在前面。小生既如此。你同我一行。替我

認識他便了。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同下生衆上衆蓮兄。就是這裡好。丑排盒列盞介

生諸兄。你看方纔那和尚好不可笑。

前腔。他聽說豪華客。到花前。恁倉皇。心膽懸。恨不得

翻身叩首。先化良緣。想著他烹茶伺候。排齋款待。無

非是出疏頭。要把錢糧騙。笑介。我們倒便宜了。吓。布

施留做杖頭錢。要洒落。隨著人便。

衆笑介。蓮兄妙論。可為這賊禿解嘲矣。僧領小生

并小廝上。指生介。那柳陰下坐的幾位相公中。一

少年就是做詩的。小生喜介人物更見清秀。可稱

才貌兩全。僧寫盡秀所勢利有人說好必定錦上添花金語劍鳴無惑乎古人之大老爺你還不曾見他方纔做詩。並

不構思。是一揮而就的哩。小生原來是倚馬之才。

益發可敬。向小廝背語介。你可伺候這幾位相公

起身。把那位年少的。打听他姓甚名誰。是何等人。

家住那裡。有無妻室。前來回我。小廝應欲下小生

回來。你只暗暗打聽。不可驚動他們。小廝理會得。

下僧足恭介。請大老爺後堂用齋。小生又要打攪。

同僧下衆起介。蓮兄。我們酒興已闌。回去罷。副正

是。此所謂夕陽在山。人影散。不然就亂了。吓。生笑

介如此點逗甚好。

尾聲合。棘闈昨日同鏖戰。今夕花間倦欲眠。真個是

桃李春風興不淺。

末。心遠由來說地偏。外。一番經過一流連。

副。老梅何事添丰韵。生。留得春光分外妍。

第十二齣 遣媒

小生官服院子隨上。有心招假婿。無意遇真才。雁

使剛傳去。蜂媒復召來。我吳瑞庵。自白太元以甥

女見託。代選門楣。比時我一力承擔。現在携回故

里。因恐外人知覺。竟作女兒呼之。又想小女本名

補敘前文如千里神龍忽斷忽續

好詩字字工雅

無艷就把紅玉改喚無嬌一家大小都稱為大小

姐二小姐倒也相安無事只是那擇婿的話如今

天下真才子少假才子多竟難訪問不想前在靈

谷寺見一題詩少年洵屬士林翹楚已著小廝打

聽知他是上元廩膳叫蘇友白昨日李念齋考試

新取一等一名這蘇生可謂時髦了我要把紅玉

配他已會喚賈媒婆去怎麼還不見到

仙呂入雙字字雙丑上我做媒婆兩家求講究媒錢

饒你有添頭不殼郎才女貌任胡謔臉厚假然識破

不須愁發咒

自家江寧城裡一個祖傳做媒的賈媒婆便是今

日吳老爺呼喚來此已是不免進去見介老爺在

上媒婆叩頭請問老爺叫我做僭小生非為別事

你可認得烏衣巷一位蘇相公麼丑媒婆認得老

爺問他作甚小生我要把大小姐許配與他要你

前去作伐丑驚介那蘇相公是一個窮秀才如何

要配起他來小生你那裡知道

過中呂好事近回泣顏他文采謫仙儔更丰標儒雅風流

丑老爺你在那裡見過他呢小生我遭逢雖暫他那

底蘊全搜丑只是他太窮得緊小生休憂那見長貧

孺子乘風早便詣瀛洲。普天樂關情甚煩伊致語。把閨

中窈窕先咏睢鳩。

丑 既然老爺見愛。媒婆便去諒無不成。我亦謂然

前腔 你門第重千秋。掌詞壇才子班頭。閨中佳麗他

更性格溫柔。那蘇相公呵。堪求便是文章魁首。無非

此士子之流。真僥倖。他心頭夢裡。又何曾妄想。成這

鸞儷。

小生 說便如此。但他讀書的人。未免都有些志氣。非瑞庵能重才也不過借此逼出媒婆之十分滿許以反觀

還要好好的講。**丑** 老爺但請放心。明日就來報喜。下面之大謬不然耳

小生 但願如此。**丑下** **小生** 我想媒婆此去事必有

成。**笑介** 太元呀太元。你可謂托得其人。瑞庵呀瑞

庵。你也可謂不負所托了。這正是眼望旌捷旗耳

聽好消息。**下**

第十三齣 詫醜

老旦上 兒女情深不自知。乳娘百計費支持。調寒

護煖尋常事。內則篇中訪教師。自家吳太史府中

一個老姥姥便是。因夫人早喪。遺下無艷小姐。原

是老身撫養大的。今年十六歲。仍舊是我照應。每

日在綉樓上做些針黹。却為我老爺領了白小姐

回來。原要他兩人同坐同臥。不料白小姐性耽翰

墨我家小姐不肯與他親近。不時啣氣。這也是各人秉性。且自由他。此刻日已三竿。小姐為何還不起來。**喚介**小姐天已遲了。請起身罷。

北中粉蝶兒副醜裝上何去何來恨春光去來忒快

姬也特不如此何以令蘇郎一見即視為畏途耶

夢兒中強自安排雨敲窗風擊瓦聲聲無賴睡眼驚

開又只听得喚梳頭的鸚哥頻呼簾外

場上設綉樓并剪刀等物老旦小姐好上樓梳洗

去副欠伸介我好困也老旦扶上樓梳洗介

南**中泣顏回**生魅行上低首出書齋暫褪了峩冠博

帶輕移鶴步潛身自轉香街過蕭條冷巷碧森森樹

在。繞顏垣外見接介見高樓燕子空栖掩重扉人兒不

我蘇友白因吳太史要招我為婿。據媒人說來他

的女兒。竟先反一筆是絕色。小生不信。那媒人又說他家綉

樓在臨春園間壁。吳小姐每日裡在樓上吟詩刺

繡。叫小生不二字妙時在樓下探望。或者機緣湊巧。得見

一面。亦未可知。故此乘興而來。不知可有緣法否。

但他是宦家的住宅。倘被人瞧見。彼此不便。還須

隱秘些纔是。**路科白入妙**潛身樓畔介副梳裝畢介乳娘取剪

尺來。老旦安放介副歎介天那我那有心腸做生

活呀。向老旦介乳娘且聽我道。

比石榴花你替我把悶沉沉的繡闌兩邊排你替我

把黑影影的珠箔一齊開我待把心頭好事卜金釵

這濃雲欠彩旭日多垂多管是前生欠下了愁眉債

老旦開窗捲簾副取剪尺介借針黹消遣悶懷那描

鸞刺繡全不解我只好亂騰騰做一對鳳頭鞋

繡介生驚介你听那樓上聲音好生詫異也

南泣顏回奇哉容貌未分明早聽得言談光怪高聲

低喚一時難辨難解只含嗔帶訕聽將來不似嬌羞

態假若是正當當訓僕規奴却不應這氣冲冲淚眼

愁懷

待我再聽副倦放針線低頭悶坐介老旦小姐我

看你情緒無聊十分困憊何不請白小姐前來閒

話一回也消得許多愁悶副乳娘你說那裡話

比鬪鶴鶉再休提那氣昂昂淑女丰裁氣昂昂淑女

丰裁熨碌碌名媛氣概他只慢慢停停作賦題詩嬌滴

滴描眉畫黛我爹爹老邁龍鍾說愛才哈也麼哈昨

日裡笑吟吟遣使通媒笑吟吟遣使通媒急忙忙問

名納采

仍取針線低頭繡介生愈驚介這聲音難道是小

不足起樓下人之驚耳

寫得天地為之變色奇奇

奇情奇語

寫得樓上樓下出神見鬼真好看

方知上文之妙

路驚疑神理寫來活現文正真是八面玲瓏

更逼撥得緊

從來臭味差池直如水炭之不相入

連日不平不覺于此處和盤托出

姐的。不成。作探望不見介。我想綉樓是小姐坐起之地。這聲音又難道不是小姐的。不成。

妙白可謂筆如轉環

南撲燈蛾。又听得隔牆聲氣乖。竟像是愁多沒寧耐。

我亦不解

想他女兒家。却怎這般情態也。思量費解。若認作他

更這摸得緊

人。疑猜這粧樓。又誰人敢在慢含糊。且待他回過臉

兒來。

作呆望介。副又放針線長。歎介。老旦往外看介。小

姐。你看這窗外蝶鬧蜂狂。倒也有趣。何不也來看

看。副煞有層次抬頭轉身往外看介。乳娘呀有什麼趣

北上小樓篇公。那失時的蜂無賴解事的蝶。或乖拋了。

殘枝。越了餘香。上了蒼苔。看得人意。懶心灰。看得人意。懶心灰。待將愁賣。誰將愁買。好揮去九霄雲外。

生乍見大驚。又揩眼重看。發歎介。呀。

南撲燈蛾。猛瞧他頭一抬。早驚魂去天外。副又立起

正面只此二語便已寫得十分出力

往外看介。生驀然現全身。還裝出許多嬌態也。形容

所謂在正面反撲。文家最上乘也。

或反若不是。穿戴著繡衣鸞鏡。也不知把你做誰人

看待。問蒼天。却緣何生此俏嬰孩。

欲再看作退介。副日晌午哉。好吃飯哉。我們下去

罷。老旦是關窗放簾同下。生哎喲喲。好晦氣。天下

有如此醜人。聲音同獅吼一般。像貌與魑魅無二。

可笑那媒婆還說是絕色。不是我有主意親自一看。可不把這清白之身。一世斷送在污泥裡面。快。快。回他便了。想介且住。他是个千金小姐。若說被我看破。未免辱沒了他。明日媒婆討信。只說沒有工夫去看。決意辭絕則個。

南尾明知國色原難得。也不料如此容顏如此才。從今後。不眼見的人兒。誓不係。

為誰歸去為誰來。
料得三更愁不寐。

分付東風莫浪猜。
驚魂猶自傍妝臺。

第十四齣 怒斥

南引子掛真兒小生上。準備開筵願已阻。思量起暗裡躊躇。才子多情。佳人有福。到此翻成岐誤。

我吳瑞庵自見蘇生十分愛慕。一心要招他為婿。不料央媒說合。竟不應承。隨又煩了學中教諭前去挽回。不但不從。而且出言不遜。我一時怒發。將他開送學台。革去前程。以為恃才傲物者戒。那李念齋與我至好。况學憲首端士習諒無庇護。已曾差人打聽去了。只是此事原為紅玉而起。如今事雖不成。也要叫他知道。等他父親回來。大家明白纔是。了鬟可伏侍大小姐出來。旦貼上常把白頭。

如此開談可

心上掛。暫因青眼膝前依。見介小生我兒你可知

見連日津津言之矣

蘇家親事。畢竟不成。旦這也只好由他。但不知他

執意不從。究竟為著什麼。小生連我也不解。

高平九迴腸醒解三不分明。緣何推故兩三番言語支

吾。漁郎導引天台路。翻認取是迷途。那末後言詞益

發可惡。旦他說什麼。小生他說是婚姻這般勞妄想

是盡頭語

便白首鰥居亦白娛。真狂瞽。旦敢則他曉得孩兒不

又將錯認當面一翻

是爹爹親生之女。故此推却。小生這那裡曉得。就是

揔為錯認翻別

白太元的女兒也。配得他過。三學且慢說門高閥閱

誇韋杜。論斯文壇坫鴻儒。倒是我把沙鷗引入翔鸞

隊。難道他野鶴翻羞與綵鳳俱。怒介我兒你不知道

我已將他名字開送學台去了。急三難消洩心頭怒

任憑他凌雲筆。冲霄志。祇在我一封書。

旦爹爹不必動怒。書生氣節。原是有。若如此舉

動。知道的。說是他侮慢前輩。不知道的。倒說爹爹

不能成全。後進了。爹爹還請三思。小生沉吟介我

兒也說得是。但事已舉行。不便隨發。隨收只好再

作理會。末上小忿心頭釋。佳音意外傳。啟爺那李

學台文書已到。蘇相公已經除名了。小人還探得

兩件喜事。叩爺天喜。小生何事。末今早到了朝報。

說爺病限已逾。著落地方官催趨赴任。又探得白

爺出塞。現已回京。那也先情愿送上皇還朝。只為

去的敕書上並無迎請字樣。故先遣白爺回來。要

更換敕書的意思。如今朝廷已另差御史楊善前

去。白爺依舊告假南回了。小生旦果然末果然小

生我兒恭喜。旦爹爹恭喜。小生旦俱起介謝天地。

清商七犯旦簇御嚴親去。半載餘甚恩光回帝都。啼

序小。木蘭悔不從征。老班超欣就歸路。小生不但汝

父生還。兼且上皇得返。此真不世之功也。旦高陽堪

娛。官家更喜還故土。也。算俺負弩前驅。小生這中外

臣民誰不歡喜。旦降黃一國樞迎。寰海嵩呼。小生且

喜你爹爹依舊告休。真是急流湧退。旦二郎干戈已

靖。田園詐問。將蕪自古湖山皆有主。小生如今回想

起來。倒覺可怕。不是你爹爹才兼文武。怎得回來。旦

集賢猛回頭似夢醒。華胥怎敢說文臣耀武。分明是

蒼天阿護。小生只是我又入紅塵。怎生是好。旦爹爹

不須著急。黃鶯暫停車。俟長安客到。好再整簪裾。

小生正是。但你爹爹託我擇婿。現在失之交臂。舍

此並無其人。未免對他有媿。旦如此憐才之意讀之感泣交并這事關乎緣分。並

非爹爹不肯用心。有何慚愧。倒是那生的功名。還

冊明便 卷上 三

望、爹、爹、開、復。隨末隨伏小生曉得少遲，作書與李念齋便了。

生和風依舊遍皇都。

旦人去人來遇各殊。

生只有青衿留風恨。

旦慢將白眼顧寒儒。

第十五齣 名姪

場上先列旌旗，小旦扮梢婆，雜扮水手，內吹打作

行船，淨扮中軍外扮家人，隨末上。末：千里江陵半

載還，採風猶未悉時艱，非關使者揚鑣急。馬首東

來問泰山，山下官蘇淵奉旨巡按湖廣，甫經半載，又

調山東，只得兼程赴任。現在舟行數日，不知到那

裡了。中軍來此何處？淨啟：爺已到江寧地面，前邊

就是燕子磯了。末：原來已到江寧，可分付水手，搖

到燕子磯頭停泊者。淨分付吹打，鳴金住船。介。

羽調勝如花末四望介。咏滄江上一葉飄，把此地興

亡看飽牛首山，夫半雲煙石頭城，吳宮花草問何事。

傷心憑弔行不完，山遙水遙看不足，風高浪高跪地

垂楊是齊梁，古道更有那長干塔鈴兒，厮關一聲聲

雨打風敲一聲聲，雨打風敲。

這也不在話下，只是老夫年過半百，並無子息，有

個姪兒，名喚友白，他是江寧縣學生員，就住在這

烏衣巷裡，幾番我要喚他到京，一則老夫宦情不

定二則山川間阻。今幸打從此處經過。不免攜他
北上。替他援例入監。不但可續書香。兼且得慰老
夫暮景。家丁那裡。**外**在。**末**你可到烏衣巷裡。問有
一個蘇友白相公。他是我的姪兒。請他上船。一同
北上。**外**領命。**末**快去快來。我就在此等候。**外**應下
末你看家人此去。我姪兒必定來也。

前腔關心事。日夕焦。怎便肯。匆匆草草。刺青蠅馬。援
無親。歎白駒。馮唐易老。更愁慘。零丁伯道。趨蹌著新
朝。舊朝擺列。著官高。爵高。燕翼孫謀。問何人克紹。如
今。喚了。他來。那為著。竹林裡。終朝吟嘯。只不過續殘

煙。怕餒臯陶。續殘煙。怕餒臯陶。

此調通休用古人各却不同。鮑鬼由其韻勝也。

我想這城中還有兩個朋友。原該前去問候。但昨
閱邸抄。白處處聯絡總不肯有一字落空才大如海太元纔得回京。一時未必南返。吳瑞庵。

現經起復。想已到任去了。下官欽限緊嚴。不能久
待。只好俟姪兒一到。即便揚帆去者。**淨**啟命。這磯
頭風高水急。難以停舟。若等大相公須索把船兒
灣到對江。纔穩。**末**如此過江。**淨**是。分付鳴鑼開下
門巷。烏衣冷欲拋。
飄零燕子失同巢。
飛來江上邀行客。
一解尋常百姓嘲。

第十六齣 借鞭

無限深情只九字描寫殆盡天

商調遶地遊丑肩琴劍行李隨生上青衫已卸留戀

胡為者聽招邀有人來也關情非假把征鞍先跨幸

天外陽光未斜

我蘇友白為不允吳太史家親事他就扎致學台

把我禿革可不是極無道理的事但他那樣醜女

與其勉強遷就貽恨終身不如去了衣衿還可另

圖進取故此小生倒不十分在意今早正在書齋

兀坐只見一長隨來到說我叔子由湖廣巡按而

來舟泊江干命我一同北上我想着嫡親叔姪久

欲相依目下飄零更可借作托身之地所以打發

來人先去把寓中諸事一一分派即便起行歎介

蘇蓮仙蘇蓮仙想你久住金陵不料今日裡竟恁

般決撒也

商調字字錦發端四語寫盡流離顛沛人自証自慰意而起境極

天外無牽掛溯根芽想到十載勾留勾留處不為着

故宮館娃些些吟樓酒舫幾番會去看花今年看花

看花花都謝傷心對暮雲遮傷心對暮雲暗遮正道

遙策馬呀這馬怎麼不肯行走呢怪他在那裡怪他

在那裡偏生兜搭前前後後高高下下咱這裡顛顛

播播驚驚怕怕取珊瑚鞭連打介却待把他鞭打

如此出鞭子有情有情

欲下副扮窮人急上攔住介好了突如其來妙不可階矣好了突如其來妙不可階矣在這裡了

生什麼好了。你是何人。敢阻我的去路。突如其來妙不可階矣副不是小

人敢阻相公的去路。突如其來妙不可階矣小人的老婆却在相公身上。

哩。生胡說。副不是胡說。是神仙說的。生什麼神仙。

副是賽神仙。生賽神仙怎麼說。副他說小人遇見

相公。不可放走。只要得相公手裡的鞭兒。那老婆通出這路以為叫喊那些

就有的。所以小人在此等候的。生原來你是個騙妙能留得後文

子。衆人地步妙不可階矣要騙我的鞭兒。故此攔路。向丑介小喜還不打

他。丑歇擔譚介。副相公不要打。小人不是騙子。不

要認錯了人。只把鞭子借與小人罷。生你看他口

口聲聲不離這鞭兒。還說不是騙子。小喜你怎麼

不同他動手。丑時時要把鞭子獻世。今日鬧出事

來哉。打打打顧不得了。與副拉扯介。副相公實告

訴你說。慢說是打。就殺也。要你這鞭子。吓。生鞭子

是我的。我不與你。你却怎麼樣了。副相公真真不

與。小人就要搶了。丑譚介生急介。青天白日。怎麼

就憑空搶奪起來。喊介列位鄉親快來。雜扮衆人

上相公為何吶喊。生列位請看。我是行路的人。正

在打馬前進。忽然闖出此人。攔截去路。要搶我手

中的鞭子。衆向副介。你這漢子。好沒道理。為何攔

手。

路搶劫呢。副不是這樣說。念小人呵。

前文不明說者留此地步耳

不是路。心亂如麻。只為今朝失渾家。衆原來不見了

妻子。副占一卦。衆占了卦怎麼說。副他說時當正午

向平沙路三叉。衆怎麼樣。副見一位藍衫烏帽把青

驄跨五色鞭兒手內拏。衆見了這人又怎麼樣呢。副

跟隨者。只將鞭子權時借。便逢姻婭。便逢姻婭。

衆原來如此。只是有了鞭子。又怎生使用呢。副這

明說了依舊糊塗妙不可階矣

復一句妙

個連小人也。不解。只據那先生說。有了鞭子。就有

老婆的。生笑介。列位請聽。我這鞭子。既不是公門

趣語

捕役。又不是營裡兵丁。難道會拏流民逃戶嗎。副

所以使人信處在此所以使人疑處亦在此真神出鬼沒

相公不必疑惑。那神仙還說。相公也是為婚姻不

遂而行的。你道是也不是。丑驚介。真個是神仙了。

之文生嚇住。遲疑介。那先生果有此話麼。副實是那先

如此衆人方來講情絕不體突

生話。吓。不然。小人怎生知道。衆向生介。此乃相公

二句破却

心事。他一個愚人。那裡曉得。據我等看來。這個人

倒不像騙子。現在十分情急。說來的話。又甚蹊蹺。

或者別有仙機。也未見得。相公何不把鞭子借他

一用。生不是吓。我這鞭子。原是傳家的寶貝。况我

漸漸攏來有情有致

今朝。還要到江口下船。馬又行走不動。沒了鞭子。憑何躡路呢。作躊躇介。場上設一圍牆。大樹一株。

內預伏二賊一婦衆向生介相公若肯通融可叫

他把牆上柳枝折一枝下來權時打馬不知相公

意下若何生既然列位講情只得從命如此快折

柳枝兒來衆掇梯副上牆一見高叫介有了有了與前文二字不易真

正奇絕在這裡了列位快快上來幫我拏人衆推牆二賊

只此便走醉翁意不在此也小鬪急逃下副扶妻出見生衆介這就是小人的

妻子原來被賊拐至此地半日疑團至此冰釋若非折取柳枝如何得

見向生介相公句揭過我也不借你的鞭子了容我夫妻

拜謝生不消衆這也該謝謝生我且問你那先生

叫甚名字現在何處副叫賽神仙現在句容鎮上

離此不過數里相公問他作甚衆如此神仙如何

不問就是我們也要前去訪他

滿園春衆休輕覷慢浮誇這纔是活仙家不因折柳

把天梯架通逃藪通逃藪咫尺兒天涯誰叅透隔牆

花君平須遜他洞賓須讓他巧妙心思妙心思壺

中造化都散作大地烟霞

漢子快快謝了相公去罷副拜生荅揖介衆相公

耽延許久請自躡路我等告別衆術真偏似幻副

月缺竟重圓同下生我想天下那裡有如此神仙

而且暗藏機殼妙不可言今日天氣尚早何不前

去把自家心事占驗一占驗。小喜帶馬到句容鎮。
去。無此一語是何文理補原書謄漏處
[丑]相公弗去罷。大老爺立等上船。不要遲誤了。
生不要你多管。這樣神仙呵。

前腔頭真奇異。真神化。想當然。鍊就丹砂。我更有情。
將雀射。屏開處。屏開處。不知矢落誰家下。問神靈先。
示指南車。想煞也麼。他。盼煞也麼。他。遠隔村墟。隔遠。
村墟。炊烟籠罩。幸露着一派紅霞。
與人手一應

小喜趨行。丑應疾走。生揚鞭指示介。這鞭子呵。

尾聲。寓仙機。真無價。遇強橫。手到擒拏。他能。一語道破。却是。
姻緣莫當耍。側面與正意不犯

第十七齣 歡餞

引商調憶秦娥。旦上。邀天幸。介。眉重向高堂慶。高堂慶。

渭陽何處。一同申敬。

自家紅玉。自爹爹去後。終日掛懷。昨幸迎請有功。
此折雖平平無奇。斷不可少。蓋白公出塞回京。既未登塲。後此紅玉令友白赴京求太史公書。則乞身歸里。真是莫大之喜。只是娘舅又匆匆赴任。瑞庵入都。必須醒出得此一筆。雙寫佈置天然。真慘淡經營之作。
半年撫育。不啻親生。所以今日特備春酒一卮。為

二老一迎一送。時已過午。正好開筵。媽素酒席可

曾齊備。貼上齊備多時。旦。如此請舅老爺與老爺

上席。貼請介。

前腔頭外。天恩仍許開三徑。朋儕往返供觴詠。小生

供觴詠不知何日把歸期重訂。

外我兒今日為何設席。**旦**孩兒並無別意。只為爹

爹遠歷風霜。甫憇東山之駕。舅舅舅又新承綸綍。待

揚北路之帆。畢生之教育恩深。半載之提携誼篤。

特備一卮之敬。少酬二老之恩。一以介眉。一為惜

別。小生外生受你各坐貼斟酒且送介。

商調金絡索。金梧蓬蓬髻欲星耐得風霜勁。他不說

邊關怕難為愁人聽。逍遙返故園。東甌事非輕花草

禽魚總再生。我心中自飽天公德。絨線更膝下難忘

舅氏情。解三相依處。懶畫朝朝夕夕費調停。寄生合

喜今番瑞日盈庭。喜今番瑞日盈庭。天付與春秋盛。

前腔外昂藏萬里征。慷慨羞言命身到安時。轉害怕

那臨危的病。歸來早卸肩。一身輕。功罪由他月旦評。

那簇新雨露。臣心赤。這依舊烟霞阮眼青。蕭閒甚一

琴一鶴寄餘生。**合**喜今番瑞日盈庭。喜今番瑞日盈

庭。天付與春秋盛。

前腔小生君歸客又行。踪跡真無定雲在山中。一笑

翻持贈。茫茫去路遙。待登程。多少愁懷祇自衡。喜的

是詞臣縱好聲名。冷况且是文字無靈禍福輕。飄零

去不知何計訂鷗盟。**合**喜今番瑞日盈庭。喜今番瑞

爽然自失之言

痛定思痛之言

此句不用韵

善體親心

閱歷人語

醒

眉

草

日盈庭。天付與春秋盛。

姐夫酒已盡了。散坐談談罷。外小弟還要奉敬一

杯。小生爲何。外小女無依多蒙顧復留心擇婿又

受塵糟令人感泣。小生原來甥女已說過了。如今

想來。雖是那生執拗。小弟也未免性氣過剛。所以

昨又扎致李念齋把他前程開復了。外這纔是吾

兄古道。但不知那生現在何處。據小弟看來。天下

真才頗少。一時難以周知。小女現有新柳一詩。頗

有情致。小弟意欲傳播出去。不論遠近人等。依韻

酬和。倒可暗中摸索。瑞庵以爲何如。小生甚好。

南呂過曲劉潑帽百年好事皆前定。同心處鸞鳳和鳴。秦

樓自有簫聲應。合一度兒商量。一度兒添餘興。

前腔外那染衣汁洒芙蓉鏡。心頭識聊做先聲。且莫

說因風絮比撒鹽勝。合一度兒商量。一度兒添餘興。

前腔旦他要把和詩好友充媒証。閨中咏慚愧嚶鳴

也。不知靈和殿裡誰厮稱。合一度兒商量。一度兒添

餘興。

旦虎穴歸來蝶夢醒。

外且從花下帶餘醒。

小生團團未卜還家日。

合怕唱陽關第四聲。

第十八齣

和柳

南呂過曲懶畫眉生上爲了求仙到花宮暗裡關心起暮
鐘山僧歸去殿西東。我蘇友白只爲要見賽神仙。迷
失路徑在這觀音寺歇下。滿腔心事。對此殘燈。叫我
如何安枕。獨睡難成夢。不免乘着月色。開了寺門。散
步則個好散芳情。明月中。

下場上先設燈燭文房丑扮張軌如副扮王文卿

如此開談正見其籌之費而慮之審莫嫌突兀

上丑文卿兄你可知這親事全在幾句詩上今晚

須要小心在意副正是我看大爺的文才也算得
當今第一。只要把筆頭兒略動一動。何患大事不
成。丑你還不知道他那詩兒難和哩。丑正坐副旁

坐丑出箋看介

前腔到底良緣費人工。見了新詩轉意濃。倡隨原在
唱酬中。字字真情種。彷彿嬌姿天外逢。

作放箋研墨取筆抱頭苦吟介生上好月色呀

前腔素女珊珊步蟾宮。照我孤单有路通。遙指介山

庄何處一燈紅。作側身進窺聽介丑忽叫介文卿兄

有了起句了。副諂笑介有了起句便好。以下自然勢

摸擬讀是一樣讀法

如破竹。且先把起句領教。丑摸擬讀介楊柳遇着青

之時一枝一枝又一枝。副好。兩句擒題不但眉目分

明。而且一着字一之字用得本色。丑又苦吟隨寫隨

隨寫隨讀又是一樣讀法

讀介好似綠草樹邊掛。恰如金線條上垂。副側听介
妙妙。此乃三百篇中比體。比得切當。丑大為作態忽

大叫介老文這思字一聯。連我也自覺得意。你看你

叫文卿讀又是一樣讀法

看副朦朧讀介穿魚正好。漁翁喜打馬不動。奴僕思

驚介這思字從何處想起。寫新字無影無形。只怕太

難為着你的心思了。丑狂喜介待我益發完成了罷

同讀又是一樣

必作態徑寫放筆拍案介好了。功德圓滿了。副同讀

讀法只一讀詩作四層寫古人文字不肯苟同正復如是

介有朝一日乾枯了。一擔柴挑幾萬絲。副伸頭縮頸

隙口伸舌介餘波不竭真好絲也。大爺你慢說這絲

是柳絲。據晚生看來這就是白小姐之紅絲耳。飛飛

颺颺被你牽將來也。生听畢失笑介却原來西子心

先痛只為含顰聲唧噥。

丑門外何人窃听。快快看來。開門見介你是何人

生小生蘇蓮仙。只為迷失路徑。在間壁觀音寺安

歇。偶然步月而來。有失迴避。丑既知步月。不是俗

是極力寫篋片處

人。為何在門外發笑。副插介大爺問你哩。生一路

行來。偶見燈光。只當是閒庭別院。側身而進。不料

正逢足下高吟。所以失聲一笑。丑原來為此你那

裡知道這做詩的苦處。

前腔怪底深宵自潛踪。說起吟詩苦費工。無中生有

要形容。我看你還像個斯文。進來坐坐罷。副揀介大

爺邀你進去哩。同入丑付詩與看介。試把佳篇誦思。思字

入風雲奇幻中。巧用成句巧

生搖手介。這佳章剛纔門外已經聽見。不消再看。言語妙天下

但請足下尊姓大名。副接說介。你不是此地人。難

怪你不曉得。這大爺姓張。低介。雙名軌如。原是丹

陽縣一個大財主。而且是大才子。生尊駕呢。副區

區不才。也是丹陽人氏。姓王名文卿。頗蒙大爺青

目。這鄉村左右都知道的。敢問老兄尊姓貴表。家

住何處。生小生蘇蓮仙。金陵人也。請問方纔那詩

是誰首唱。張兄為何要稱乞道其詳。丑向副介。他

是過路人說也。無碍。這詩是石錦村白太常家小

姐做的那白太常留心擇婿。不得其人。故把小姐

做的新柳詩。叫人和韻。不過是挑選人才之意。所

以學生剛纔推敲再四。是這個緣故。生如此借元

唱一觀。副取丑止介。不可造次待我。焚香頂禮。然

後開宣。作恭敬取箋付生。生讀介。綠淺黃深。二月

時。傍簷臨水一枝枝。舞風無力。纖纖掛待。月多情

細細垂。嬾娜未堪持。贈別參差已。是好相思。東皇

若識儂青眼。不負春深幾尺絲。果然好詩也。

仙呂入雙調過曲
朝元令 謾說他詩工。字工。早見人端重。想
着他心中意中。那為春酸。慟幾樹垂檐。一枝臨水寫
來。傍雨依風。我撫卷磨礮。長吟短吟。聲氣同那才子
號詞宗。推敲多未終。他不過閨房作用。偏恁地雅音
堪誦雅音堪誦

作捧詩摸擬介丑向副介你看這人哼唧唧倒

像也曉得兩句的副未必生又吟前詩介丑有些

作怪向生介難道老兄也會做詩麼生不敢丑向

副介何如

前腔

第二馬江
換頭兒水

只見他高吟低誦朝天神情似暗

通摹擬做詩翁。旁人未懂我腸枯血盡紅。朝元令指

生介你要侈談餘勇怕的是隨意歌風把姻兒眷兒

先脫空押韻穩而工。敷詞豔且穠。纔好向人前賣弄

未說罷我先頭痛我先頭痛

你既會做詩那白太常有言不拘遠近人等皆許

傳和。你何不和他一首。生喜介如此待小生和來

研墨拂紙介副老兄你真要和他麼我看此詩也不

是好和的就是我大爺不知費了幾日心思今晚

纔得脫稿我勸你藏藏拙罷生笑介好說

前腔第三我謝你把佳期偷送似靈犀一點通如風

里相緣又誰為一線耶此語絕佳對面相形即是

求鳳待要乘龍徑寫介說什麼被催成墨未濃行草

幾行中紙窮思未窮翻笑那一枝筆千金重問誰心

更雄先跨六鈞弓平原把敵手逢放筆丑驚看介好

快好快念介風最輕柔雨最時根芽長就六朝枝灑

橋水淺詩魂瘦隋苑春憐舞影垂跪地黃金應自惜

漫天白雪為誰思流鶯若問情長短請驗青青一樹

絲原來蘇兄如此大才不知可還有餘情再和一首

生這有何難却不道梅花三弄我再把舊詞新用舊

詞新用

作又寫完合看介丑果然大才拜服拜服背向副

介他方纔這兩首詩我識貨又不像白丁矣數語大有斟酌一時雖然看不出好處但

念在口裡比我那幾句覺得爽利些吓

前腔揆頭四只見他龍蛇飛動奔騰快似風箋上寫重

重意味雖難懂將來比較儂音韻喜玲瓏好詞堪向

妝臺奉打算換詩筒移花接木中且先把書歎厮哄

教他做一場春夢冷雋一場春夢

副拍手介好計好計我還有個道理益發巧妙大

爺且哄他回去大家商議丑喜介全仗高才轉向

生介蘇兄夜已深了且請回寺安歇明日早來同

到白府送詩去生甚好有意種花花不發無心插

冊胡便 卷七 三

敲一句纔是二替相扶的伎倆

柳柳成陰下副向丑介你看這小蘇的詩果然比

大爺的好些麼丑果然副如此待我今晚把大爺

的詩寫了蘇蓮仙的名字大爺自己把他先和的

那首寫了尊名那白太常家董門官與我數常識

認其人最是好利明早我先拏幾兩銀子送他等

大爺同小蘇送詩去將原本藏下却把我們寫的

掉個轉身大爺以為何如丑大笑介大妙大妙但

是將來取中了恐怕還要覆試這便怎處副這個

益發不難如果將來取中了大爺可把小蘇請到

園中住下設有考試的事只叫他代做便了只是

他方纔那兩首詩大爺要讀熟了纔好丑狂喜介

這個自然文卿兄你真个是諸葛復生張良再世

婚姻成就自當重重奉酬副大爺說那裡話自古

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大爺平日有許多厚恩今

朝正是用區區的日子了今朝正是用區區の日

子了同譚下

第十九齣

賄閻

副急上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我王文卿昨與老張

打算換小蘇的詩此刻趣了他們沒有起來拏了

五兩銀子來尋董門官說話來此已是不免徑入

三

董大哥起來麼。末上勸君休要怪。長隨有嫡派說

話帶京腔。衣冠存體態。一朝陞作管門公。猶如入

閣把相拜。鄉隣誰敢喚家人。就是家主也不常呼

小价。昂頭挺腹坐門房。客來最要眼睛快。有勢的

紳衿急急傳。沒搭兒鄉親回不在。門包到手要添

頭。這是我們好買賣。弄得錢來莫上腰。一股鯨吞

事必壞點心。寫盡世以貧緣之慘常要請官官。花粉還須送太太。打壺

酒添盤菜。同事邀來坐一塊。上和下睦顯神通。真

個威風大無外。愁介只一件。假若主人沒了錢。終

日門前要回債。虎狼變作縮頭龜。只好還他個周

家賚。這都是我們的老祖授心傳。一代相沿留一

代。副又叫介末是誰。見介原來是老文。到此何幹

副此來非為別事。只為府上那新柳詩。我有個朋

友張軌如。他是丹陽縣一個財主而兼才子。和了

一首。正要送來。不料又有個過路的寒儒。叫蘇蓮

仙。他也和了一首。看起詩來。倒像比敵友的略覺

順當。但他是個窮人。那裡到府上來得。少刻他兩

人送詩的時節。要求老兄幫襯幫襯。末想介據你

這般說。敢是要掉換掉換的意思。副笑介正是末

搖頭介使不得。我家老爺最是精細。這兩日送詩

推辭竟成讖語

的甚多。都是他自家查點。假然查出來不便。副出

銀介。只要老兄遮蓋。自然無事。這是敝友的一點

敬意。叔請收下。末接銀顛播介。這個到底使不得。

就是瞞過老爺。也不能混我小姐。他推辭竟成讖語那雙慧眼。利

害得緊。我那裡為此些須。替你擔許多沉重。這銀

還請帶回罷。副足恭。又取銀加介。老兄不要作難。

事成還有重報。末接銀笑介。我若不管。於王兄面

上不好看相。也只好委曲從命了。請問王兄怎生

計較。副如今也不求別的。出二詩付末介。只求老

兄把這兩首詩傳送進去。少刻他們送來的。你只

藏過一邊便了。

南呂過曲香柳娘仗門公大才。仗門公大才。暗中搭救。把

張儀贗本先呈奏待蘇卿自來。待蘇卿自來。藏過好

機謀。逼向秦邦走。你切莫忘記了。吓。怕匆匆失手。怕

匆匆失手。叫謀士包羞致將軍出醜。

末點頭介這個容易。只是太便宜貴友了。

前腔寸心中自思。寸心中自思。費心煩手。只因撇不

下交情厚。待他們到時。待他們到時。把魚目暗中投

將真本。蘭亭袖騙饅頭到口。騙饅頭到口。我還要加

二抽頭。重新沽酒。

副這個自然拱手欲下又回介千萬不可忘記吓。
末笑應副欲下末又喚回介那謝儀還是要的吓。
副曉得徑下末出銀笑介你說這財喜可不憑空
掉下的。又教我幾天快活哩。正是關門家裏坐貨
從天上來。搖擺下。

第二十齣

婢智。

正宮引新荷葉貼上纔向深閨侍曉妝嫩紅顏榴花初
情景恰合

放遠山何必倩張郎畫來偏自添新樣。
我媽素自幼在白老爺府中伏侍小姐職比畊童
身偕鬢婦雖不似盧家年老却自慚鄭氏才多臉

未醉夫春風性則航于秋水供雪兒之筆研願以
黃編幼婦之詞雅與人稱

事人教紅線之笙歌誰其強我却喜老爺恩育又
蒙小姐提携朝夕相依頗稱安貼連日只為老爺
擇婿把小姐新柳詩教人和韻昨據張軌如蘓蓮
仙兩個送到和章那蘇生詩既不通字復庸劣張
軌如詩則甚佳字却不堪入目今日請他來面試
小姐還放心不下又教我出來窺探張軌如張軌
如你好顛倒人也。

正宮過刷子帶芙蓉亦有人不工書者但是才子便缺不可時事費推詳掄才欠真偏轉
柔腸你字比塗鴉怎生做錦繡文章荒唐不是他才

天下

識小多方。衡量只為他姻緣。大終身依傍。玉芙那堪孟浪慢消停。試從巫峽訪襄王。

你看遠遠有人。敢則是他到也。待我閃過一邊者。

虛下丑華服搖擺外。陪上年兄。這是見山樓刻下。

日裂風炎。難于登眺。我們到那邊去。丑躬身介是。

同下貼上驚介呀。

漁燈映芙蓉。山漁只見他賣風騷。妝模樣舉步擡身。

高下相讓。思量好偏。覺輕狂匆匆。又忙。那裡有粹然。

風味在。龐兒上穿一領楚楚衣裳。居然渾身有光。且。

莫說有玷聲名。是麒麟楨也。則怕不遂媾兮歌。鵲梁。

休來誑那斯文。是謊。玉芙慢周遮待他談論。再端詳。

外陪丑上貼避下。外年兄。這是紅梨軒。你看一樹。

朱英十分爛熳。大家在此坐坐罷。丑倒是軒子裡。

好同進丑見架上書籍介。原來老大人有滿架詩。

書可謂食古而化矣。繙書亂談介。既蒙寵召。時已。

過午。何不就此賜飯。外還有幾處小景。益發遊過。

了再吃酒罷。丑原來還有景致。真多多益善矣。外。

見笑。邀下貼上。

普天賞芙蓉。普天你看他口將開神先蕩都一味是。

糊塗帳。怕的是對名花。仍要謳歌。因此上坐空齋自。

摘伏手段。匿行藏。那書滿架如山樣。只怕你信手繙來也難安。

因其要吃飯也。放乍通文文鬧饑荒。只是我老爺呵。何不竟攀留細。

講。玉芙。難道是恁含糊一枝終不漏春光。

外陪丑上貼閃下外年兄。這是烟柳亭小女所做

之詩。就是對此而發。我們可在此歇息歇息。丑果

然好柳真與令媛佳篇。絲絲入扣。外既然年兄高

興。何不再和一篇。丑背喜介。幸喜那晚。叫小蘇做

了兩首。我都念熟了。真是天賜奇緣也。轉介晚生

自當效醜。入坐故作構思。忽徑寫呈外。外讀介。綠

裡紅衣正及時。天淫羞煞杏桃枝。已添深恨猶閒

此處補點皆作者安置盡善處

掛拚却柔條不亂垂。嫩色陌頭應有悔。畫眉窻下

豈無思。如何不待春蠶死。葉葉花花自吐絲。妙妙

前是空中摹擬。此則對景抒懷。可稱雙絕。丑不敢

外後邊小坐去。同下貼上疑介。這是什麼緣故。

朱奴折芙蓉。兒朱奴。乍伸紙淋漓數行。早博得一番欣

賞。他假意推敲全不是。用心想難猜。破個中魔障。回

頭望劉郎阮郎。玉芙。斷不是上天臺。仙風道骨玉人裝

只是我怎生回覆小姐。三字決絕

餘文我從來無虛妄。問今番怎回覆娘行也。只好據

實供招。等他慢慢想。即帶起下折

文采風流自古雙。
行來不仗衣冠勢。

偏逢惡調演新腔。
定向花前惹吠龍。

第二十一齣

私覷。

引南子呂虞美人旦上。人生何事關情也。只有憐才者。暗中搜索易模糊。不設監臨。翻自悔當初。

我紅玉只為爹爹擇婿。把我新柳詩教人和韻。前日張軌如和了一首。詩意極佳。因他字蹟欠工。請來面試。我放心不下。又叫媽素打探。不料他來回說。那生形狀荒唐。斷不是真實才子。我也信以為真。及至爹爹送到那生續和的詩。却與前作無異。

不知是何緣故。我想自古文人。才品兼全者固有。但太冲貌陋。名艷三都。又未必定與潘安爭勝。只要有些秀氣。不致如媽素所云。也就罷了。如今我爹爹已請他在家。叔做西席。就在烟柳亭下榻。我欲趁無人時候。親自一看。以釋悶懷。須索前去。

仙呂入雙調過曲

步步嬌

幾曾見考試官兒親自查。年貌暗

把妍媸較荒唐。有這遭。表裡參觀迥不相肖。幾度眼兒青。怕被紅紗罩。

纔是紅玉的身分。不然竟似戲文中張生殿上奇逢矣。成何文理。
只是我女兒家。為何作如此舉動。這也是出於無耐了。

前腔我本是不出閨門更年兒少閩範都知道琴心
恥自挑露面拋頭舉目堪笑去去懶臨池怕把羞顏
照

如今且喜天色漸晚人影含糊越尋思越有身分或者我有意要瞧
見他他無心不瞧見我也未見得不免前去正是

徐公非掠美賈氏豈偷香下生上

風入松

却怪你把魯公錯認做顏標突然而來大可怪却是錯怪然我亦不能不怪竟是全無分曉

回想着閨房傳出程文稿越發可怪又不像冬烘頭腦偏恁地
濠梁見招提將起費推敲

我蘇友白自與張軌如和詩一團高興比時就同

他傳送誰想白公倒取中了他已經詫異隨又請
他面試在我以為必敗之局不料益發垂青倒在

此做了兩席可不是一場笑話我想近日文章原

無憑據得失亦事之常只是白公素負文名小姐

又稱才女既然有心擇婿如何這樣荒唐其中必

有緣故所以小生不肯北上必定要在此地探听

真情又值王文卿請我到張家園裏暫住以避炎

天跋涉之勞小生竟將計就計住下了今日張軌

如又邀我到此說是館政稍暇略抒離緒小生正

要觀其動靜為此特地前來剛纔同他在紅梨花又於開

下小酌。做了一套梨花詞曲。忽被白公請他進去。你看相待如此之殷。是個十分得意的了吓。

前腔非說我雕龍繡虎善揮毫。竟把千軍橫掃。只是你人倫藻鑑稱師表。却何事憑他顛倒。兩三番魚珠混淆。怎怪我心悲慟。語咩叨。

這件事越想越不明白。你說他那和韻的詩。別人還不曉得。我是當面見他做的。

急三鎗親看見那頭兒擺腮兒托心兒捧坐通宵。且

莫說那八句歪詩。就是那幾行尊楷使的。是濃濃墨素口中言之此則將其所以醜處補出不然何見疑之甚耶。歪斜的參差的高低的也儘。噯人瞧。

他如今倒安然在此。這想是前世裏的緣法。不必說他了。此刻趁他不在館中。不免到花園各處遊玩。遊玩也可以略開懷抱。行介。你看出得書房。便有許多光景。

風入松却原來園依綠水竹凌霄。更有青山環繞我。因園中景物又想念及之所謂愈排遣愈不能忘情也。問你連朝花徑因誰掃。休辜負人間蓬島。偏放着東床不牢。也不怕人來笑。容來嘲。

說過不要提他。怎麼又想到他身上。還是到各處遊玩去。又行介。

急三鎗我身兒轉把迴廊繞。空亭靠高樓倚。首頻翹。

好極不然竟似戲文中張生殿上奇逢疾成何文理

作四望介曰潛上瞥見即閃過介生果然好箇所在

一年四季花卉俱全任憑你隨時到藤蘿月芭蕉雨

芙蓉露更雪壓老梅梢

語必透宗

可惜時近黃昏難以領畧且回書室俟有興再來

賞玩罷不問主人頻看竹待逢佳節再登高回望

情景逼真開口恰肖

下且立住目送介却原來是這樣一箇人

風入松不承望侍兒真話沒分毫怪煞人心難保我

紅玉此時全無把鼻贊不得不贊不得乃於至偏至仄之中忽得一條生路將媽素一番

百般疼惜你如珍寶却何事將奴欺藐休怪我心中

真怪遂使滿肌皮不平之氣不難暢所欲言旁人所之仍是渾全不露心則撥繭抽絲文則蜻蜓點水雜

氣陶就是你平心想也覺得太蹊蹺

天色已晚且回繡房去再把媽素那賤人盤問則

箇仍遠望介

幾度關情暗裏焦

那知疑釋在今宵

當不其然

前身應是河陽令

怪底詩情分外饒

琅琅

先

二十

蘇州吳梅
字桂心 別號雪崖
一〇〇〇—一〇〇〇
藏書





